

中山大學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主辦

嶺南詩詞研習社印行

粵雅

創刊號



粵雅創刊號目錄

社課凡九期	一
唱和	一四
八聲甘州	
徐晉如 張庚鑫 陳慧(一四) 劉斯翰(二五)		
水龍吟	
徐晉如(一五) 劉斯翰 劉詩能 劉夢芙(一六)		
王蟄堪 熊盛元 檀作文(二七)		
張庚鑫 徐晉如 張海鷗(二八)		
詹居靈 陸蓓蓉(二九)		
雅集	二〇
乙酉十月初二康園雅集(二〇)		
丙戌三月十三夜康園詩鐘之會(二一)		
白雲山雅集唱和詩選(二二)		
賽果	二四
詩組(二四)		
詞組(二六)		
詩錄	三〇
張海鷗(三〇) 譚步雲(三一) 馮永軍(三二)		
許紹鋒 張庚鑫 唐法傑(三三) 陳慧(三四)		
黃賢 曾凡亮(三五)		
關啟源 王衛星 黃悅 潘國欣(三六) 李瑜(三七)		
陳振強 陳慧娟 詹居靈(三八)		
劉金明(三九) 王慶強 打邊鼓 櫻凝(四〇)		
詞錄	四二
邱世友(四二) 陳永正(四四) 施議對(四五)		
劉斯翰(四六) 劉夢芙 張海鷗(四八)		
馮永軍(四九) 韋盛年 徐晉如(五〇)		
李嬋娟 左曉梅 黃康榮(五一) 張庚鑫(五三)		

李政(五五) 姚達兌 陳慧(五六)		
關啟源 王衛星 王路(五七) 李冠蘭(五八)		
李瑜 余俊斌 陳可嘉(五九)		
陳慧娟 馮日虹(六〇)		
黃思雅 劉曉敏 王慶強 南師少丞(六一) 櫻凝(六二)		
聯錄	六三
黃天驥 譚步雲(六三) 譚步雲 李孜明(六四)		
祭屈原文徐晉如(六五)		
康園雅集記二則 王衛星(六六)		
論講	六八
傳承高貴——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意義之一 張海鷗(六八)		
作詩的門徑陳永正(七〇)		
吳夢窗長調詞寫作手法分析劉斯翰(七三)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展與詩文證史景蜀慧(八一)		
簡記	九七
「濫觴」考譚步雲(九七)		
蒹葭館讀詩劄記選錄 馮永軍(九八)		
書劄	一〇〇
徐晉如與張庚鑫(一〇〇)		
張庚鑫與徐晉如(一〇一)		
施議對與彭玉平(一〇二)		
彭玉平答施議對(一〇四)		
水明樓藏清陳澧手蹟		
朱庸齋繪韋應物詩意圖		
葉恭綽選翁詞贊稿書影		
陳永正書張海鷗詞洞僊歌		

畫圖

滿堂賢友雅峯

學海觀瀾
詞源引派

心花發藻
理幹披條

鍾山陳澧



翠如無今海
 孤月長日積

石類同事舞州

好將八姓之意

文苑兮至善年

功以自授免懷

此詩明以卷之二

字以別在甚冠致

之燒石路數自

章評而派之也

試水

此五回在也

古君以爲何

丁巳仲夏

朱廣識

朱廣識

朱庸齋繪應物詩意圖

遐翁詞贅稿

葉遐翁

祝英台近

樹影

遠含烟低帶日斜倚畫檐側似葉非花清景自狼藉
殷勤幾曲朱欄愁他壓損長只近玉人簾隙 幽夢
寂曾記一徑無人綠陰坐吹笛淺動風枝鎮掃愁無
力幾回澹月昏黃迷離滿地扶不起一庭秋色

阮郎歸

效花間

陽連詞宦越千秋，陌嶺名聲轉詞學。論師承，
常憶方丈重容商。黃五老，邈道學，庵懸澤。詞學
稱四代，學貫中西解。這文心業燿，赫醉臥紫荊園。
北漢清詞重，點比原來一脈。但屈指，當今我，英才擅學
府。文壇清嘉者，頌。

邱公世及教授八十華誕

張海鷗教授洞仙歌詞壽



序

粵雅者，嶺南詩詞研習社之社刊也。或疑之曰：粵，古為南蠻馱舌之地，嘲晰野俚；今則熙熙攘攘之區，金迷紙醉。何雅之有？曰：嶺南雖處偏遠，然自古以來，風雅傳續，未奪於時俗也。唐之張曲江，宋之余武溪，至清之三大家，皆攜嶺表清正之氣而為國士，風懷雅趣，世代流芳。復有南遷諸公，如昌黎、東坡者，昌化聖教，澤被百粵。五四以還，詩道傾覆，其氣如絲。然於嶺南，不絕如縷。潛流奔湧，終不可掩。粵之康樂園，謝公靈運之舊地。詩人騷客，代有其人。風雅傳統，積澱深厚。乙酉之秋，諸子結社康園，傳承高貴，賡續風雅。周有其課，月有其考。聲華神韻，追摹切磋。以無用為永味，處鬧市如幽林。嗟，嶺南地偏而守雅正之道，繁華而多素心之人。「粵雅」之稱，不亦宜乎？丙戌初秋潮州吳承學謹序。

社
課

第一期社課

題目：秋夜懷人 體裁：五言律詩 要求：押下平聲八庚韻

羅軍

幾度芳華暮，秋風折桂榮。寄情無皎月，結鬱有喧聲。池靜波仍動，樹昏蟬欲鳴。愁心還自惜，且伴夢中行。結句想見其人

李冠蘭

秋涼半入城，燭影漫深明。欲渡隱湖月，共嘗菰米羹。星河轉零落，尺素寄冰清。一夢人初醒，江流枕外聲。

詹居靈

天浪 廣東惠州經濟學院本科生

胡來百感並對月，酒澆情愧我獨蝸蟄。憐君幾客程，英雄多失意，豎子盡成名。闌入議論，大氣窗外風蕭瑟，聲聲作不平。水到渠成

第二期社課

主題不限，首句限為「南國仍聽雁」 體裁：五言律詩 要求：押上平聲四支韻

王衛星

知音三首其一

南國仍聽雁，聲更子可知？獨鳴愁幾許，齊唱樂何其。昔感巴山雨，今窺雙影池。君觀深水處，隊雁相追。

總評：三首似皆欲回環往復，首尾相扣，此固詩之章法，然可立意與首聯作桴鼓之應，字面則忌相重。五律不過四十賢人，捨疊詞諸類，不宜一字重出，一意重現，後者尤應力避。

許紹鋒

秋野遊

南國仍聽雁，長空日暖遲。由此過渡到領聯，亦自然。清風遊曠野，彩葉賦新詩。佳果山前掛，豐稔陌上垂。天公為盛宴，何故以秋悲。奇思

譽高槐

嶺南秋景

南國仍聽雁，西風愛綠枝。荊花爭豔早，菊蕊吐芳遲。水暖遊魚樂，山晴稚雀嬉。將南國秋景寫出清秋常記

取，好景勝春時。
水到渠成

第三期社課

請用自己的意思補足以下詩。

一、

靜夜四無鄰，荒居舊業貧。雨中黃葉樹，
，
愧君相訪頻。平生自有分，
，
況是蔡家親！

二、

前年伐月支，城下沒全師。蕃漢斷消息，
，
歸馬識殘旗。欲祭疑君在，
，
天涯哭此時。

三、

旅館無良伴，
，
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
，
，
門繫釣魚船。

四、

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山迴，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
到，
。

謝瑾

靜夜四無鄰，荒居舊業貧。雨中黃葉樹，燈裡百年身。好深的感慨憐我蝸居獨，愧君相訪頻。平生自有分，況是蔡家親！

譽高槐

前年伐月支，城下沒全師。蕃漢斷消息，山川訴苦悲。寒鴉隨落日，歸馬識殘旗。所補兩句與原來詩融會得很好，見功底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王衛星

旅館無良伴，為誰揮五絃。自然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魂牽千里外，門繫釣魚船。情理之中

第四期社課

出題人：劉斯翰先生

一、熟讀小晏採桑子七首

採桑子晏幾道

鞦韆散後朦朧月，滿院人閒，幾處雕闌，一夜風吹杏粉殘。昭陽殿裡春衣就，金縷初乾，莫信朝寒，明日花前試舞看。

又

高吟爛醉淮西月，詩酒相留，明日歸舟，碧藕花中醉過秋。
盡離愁，攜得清風出畫樓。
文姬贈別雙團扇，自寫銀鈎，散

又

日高庭院楊花轉，閒淡春風，昨夜匆匆，顰入遙山翠黛中。
洗猶慵，絃上啼鳥此夜同。
金盆水冷菱花淨，滿面殘紅，欲

又

秋來更覺銷魂苦，小字還稀，坐想行思，怎得相看似舊時。
後除非，夢裡時時得見伊。
南樓把手憑肩處，風月應知，別

又

誰將一點淒涼意，送入低眉，書箔閒垂，多是今宵得睡遲。
擬相思，還是窗前記月時。
夜痕記盡窗間月，曾誤心期，準

又

非花非霧前時見，滿眼嬌春，淺笑微顰，恨隔垂簾看未真。
是朝雲，宜作今宵夢裡人。
殷勤借問家何處，不在紅塵，若

又

別來長憶西樓事，結遍蘭襟，遺恨重尋，絃斷相如綠綺琴。
何時一枕道遙夜，細話初心，若

問如今，也似當時著意深。

二、自作一首採桑子。用韻須和以上七首中之一首。

王衛星

採桑子

友人近日為相思所苦，頗有怨詞，擬其語作採桑子二闋贈之，聊以為戲。

梅語

誰言欲效林和靖，不戀芳春相對顰顰，未曉君心真不真。
紅脂一日和風去，碾落煙塵，轉入流雲，為斂餘香有幾人。

閨怨

無端識得郎君面，惹淚沾襟。當日來尋，教我頻頻誤撫琴。
緣何三月無音訊，辜負癡心，待到

如今，卻怪儂家庭院深。結拍風致嫵然

總評：二首情辭俱工，當為本期魁首

馮日虹

採桑子

待月居裡無人見，醉也依稀，別也依稀，倚到天明斷燭時。
曉來長憶當年誓，執手相知，心事

無非，老到無牙猶伴伊。勝在語淡而情濃

陳慧

採桑子二闕

其一

應如疾燕穿飛浪，破空而出，大佳偏雨相留，應為三二，不作二三霧鎖行舟，舟至江南已過秋。伊人恨嫁空貽扇，

過片有力一筆玄鉤，曲水凝愁，紉菊憑窗風滿樓。

其二

紫菱香裡陰晴轉，先聲奪人旋起波風，催雨匆匆，一片殘零暮色中。閒來試照粼粼鏡，凋損顏紅，眉

黛含慵，或與不如知與浮花憔悴同。

劉莉

採桑子紅爐

紅爐暖酒清霜後，呵手低眸，淺笑輕羞，溫酒新醅君為留。為君留不可倒裝作君為留怕人識破頻頻道，一遣閒

愁，一散離憂，還剩一杯作送秋。通首構思奇巧，似易安居士。

第五期社課

題目：春日 體裁：律詩

李冠蘭

晨起過慵鄰，風消雨未勻。長雲連曉戶，低霧鎖重筠。樹雨紛紛落，階痕歷歷新。愁紅黏滿徑，忍誤惜花人？
初唐人風致，中二聯對仗有骨力。

櫻凝

忽覺僊姬又換妝，平川淺草帶初陽。頻頻舊恨侵孤館，處處流鶯擾夢窗。晚樹迷煙風疊翠，疏花送水袖盈香。可憐嶺海春千畝，顏色三分似我鄉。
一氣流轉，春千畝尖新，然不宜多為此等尖新語，傷氣。七律當求沈雄。

曾秀媚

春日又來臨晚鏡，花開難喻舊時妝。暖風輕剪西窗柳，素手羞裁新嫁裳。團扇遇秋常見棄，羅衣纔著已深藏。經年幾度韶光去，始恨青絲染白霜。
通首平穩

謝瑾

陽春三月雨初霽，緩步閒行綠水潯。細柳拂肩留客住，菖蒲隨岸戲鳴禽。牧童橫笛低雲腳，釣叟斜竿倚午陰。
低雲腳、倚午陰對得工妙 不恨韶光隨水去，乘風把酒且長吟。
結句詩意已竭，宋人結習。當上窺唐人高致也。

第六期社課

閱讀李商隱詩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將其改寫成詞，詞牌任選。

櫻凝

惜紅衣

細細東風，陽關唱徹，落花時節。倦理嚴妝，翠鬟隱霜雪。新詩漫與，無寄處，吟來愁絕。休說。深院驚寒，畫樓生殘月。同心未結，無限情絲，離魂正悲切。孤窗鶴焰又滅，淚如血。問幾許蓬山路，萬驛夢尋還怯。告語相思鳥，天外素心無缺。

王衛星

行香子

歌盡陽關，喚煞啼鴉。怎禁得、人去花翩。燭殘灰下，蠶老桑間。奈淚難絕，絲難斷，夜難眠。玉壺光冷，翡翠雲偏。鏡邊覷，可似從前。殷勤青鳥，為探孤鴛。幸蓬山近，盟山重，情山連。

何天龍

風入松

相逢不易，怨分離，此恨問誰知？百花凋謝，東風歇，人依舊、縷縷情絲。將死春蠶，絲盡，淚乾蠟燭成灰。清晨對鏡，扮妝時，雲鬢露白絲。夜吟但覺，嬋娟冷，寒燈下，緊鎖愁眉。此去蓬山微近，時時常青鳥來回。

第七期社課

- 一、給下列兩句詩各寫出儘量多對句。
- (一) 空餘一道秦淮水，
多少經綸付妙齡。
- (二) _____，
多少經綸付妙齡。
- 二、選以上一組句子足成一律。

對句

王衛星

空餘一道秦淮水，猶唱六朝楊柳枝。
對句以此為最佳

黃悅

空餘一道秦淮水，再蕩經年悲喜波。

張小群

空餘一道秦淮水，定著千秋敬梓文。
對奇

詩

許紹鋒

哀金陵

陰霾忽蔽青天日，暴雨飛花灑石城。枯樹搖枝難再綠，子規哽血豈堪鳴。空餘一道秦淮水，流盡千秋麥秀聲。高節魯連今若在，同奔東海不歸行。此首有春秋微旨，吾能知之，筆力重大，特置榜首。

王衛星

有感南明事戲贈秦淮

泄盡金陵天子氣，難留二世驪山宮。空餘一道秦淮水，知蓄幾朝脂淚紅。浸出桃花皆是血，歌成玉樹不禁風。這回休怨傾城質，賺得英雄入彀中。

張小群

詠秦淮

幾度南京名古郡，源追吳楚與秦皇。風流名士烏衣巷，聖潔先賢明德堂。吳老文章終得意，謝公山水永流芳。空餘一道秦淮水，趙舞燕歌催斷腸。詩尚工穩，然漸近老幹。

第八期社課

主題：詠最喜歡的一種花 詞牌：三姝媚

櫻凝

三姝媚櫻

婷婷沾玉露。嚮煙波湖邊，玲瓏深處。笑淺顰輕，卻弄嬌凝噎，幾番相顧。翠笛吟春，幽夢裡、壽陽還妒。漫想離宮，神女商略，倩修花譜。嘆惜芳華無主。問似酒柔情，與誰分付。寂寞紅樓，看粉英吹下，斷腸詩句。遠客飄零，春信裡、歸期又誤。驗取心香一瓣，東風解語。結拍深婉有致通首白石神理

許紹鋒

三姝媚郁金香

馨風春雨後。望桂華流光，山川明秀。曲徑幽香，探草新苔綠，溪清泉漱。倩影輕搖，如夢見、凌波芳袖。紅玉癡心，紫玉深情，盡傾杯酒。相隔千里紅豆。寄唱和心聲，振魂長久。青鳥殷勤，盼鵲橋來路，鷓鴣成繡。共臥花陰，明月鏡、白而無垢。還願年年花好，同行執手。一氣流轉

王衛星

三姝媚荷

釀泉清且暖。看酒暈初成，碧螺新浣。十里香凝，寄朗風明月，又誰能管？半枕霞輕，夢總被、漁歌驚散。小戲何妨，玉骨冰肌，自涼無汗。好個紅分翠卷。過片俚俗近曲問幾世因緣，始能長伴？一笑相逢，憶昔時偕老，橘春堪羨。若敘前盟，當記取、三生石畔。暗訪卿卿安否，丹心未轉。

第九期社課

將下面這篇白話文翻譯成一首詞，詞牌名限用「一絡索」，詞韻限鎖、破、過、火、坐、墮。必須依次押以上韻字：

柳樹含煙，深深地鎖住了村莊，夜晚的寒氣卻將它衝破。已經是梨花開過的節候，我勉強去買點剩酒，撫慰春來的愁緒。一個人擁著被子坐著，凝望江對岸的星星漁火。遠處傳來斷續的鐘聲，仿佛像是秋天要下霜的樣子，莫非是有詩人的魂魄從天而墮？

櫻凝

一絡索

一帶柳煙深鎖，峭寒欲破。且沽殘酒慰春愁，又卻是梨花過。江上幾星漁火，擁衾獨坐。殘鐘斷續到孤村，嘆霜夜、吟魂墮。

陳慧

一絡索三首其一

迢遞柳簾深鎖，淒然屢破。愁將殘酒熨回腸，尚未解、梨開過。青女錯司漁火，用典佳擁衾獨坐。鐘聲漸欲染江楓，經痕處、詩魂墮。無理而妙

唱
和

八聲甘州

徐晉如
胡馬

怕東風吹老倚欄人，無情又西風。正幽蟲鳴恨，小窗閒聽，心意朦朧。哪信悲歡無地，愁寄鳳城東。卻是衡山阻，不見來鴻。費得消凝幾許，似羅浮夢了，香冷融融。嚮雲階小立，辛苦似春慵。且休把、玉壺來貯，任相思、淚滴染裳紅。高樓上、有調笙女，特地玲瓏。

張庚鑫
張七

乙酉十月，友吳鷗等返穗，有佳釀之約。予思歸日苦，今日乃知不能赴約。以一闕相寄。用徐晉如詞原韻。

漸冰輪換得幾回偏，河漢落西風。又飛雲疊暈，小鉤寒峭，山嶽朦朧。草岸依稀燈火，木葉滿城東。蕭瑟梧桐樹，曾宿驚鴻。忍逐東江流水，去舊時遊處，芳草猶融。奈客衣塵積，酒倦更詩慵。便休休、登高南望，向憶中、思量醉顏紅。須輕者、瑤池僊會，杯盞玲瓏。

陳慧

初次作長調，借韻抒懷而已。

嘆紛紛玉露落凋叢，無緣會西風。正沙寒霧冷，妝樓淒落，幽恨朦朧。夜裡更聲殘漏，競逐付江東。題葉隨流水，敢盼歸鴻？空羨牡丹亭內，竟夢時夢醒，魚水相融。縱霜林淚灑，不似此時慵。便休來、描眉輓鬢，憑酒意、日日作腮紅。爭能忍、清秋簾外，顧兔玲瓏。

劉斯翰
童軒

共沙鷗片片逐潮來，水閣又秋風。正天涯流落，夢回搔首，月地朦朧。最恨悠悠玉笛，吹斷水猶東。誰寄香山葉，親付冥鴻？夢斷京華春夜，聽鼓樓岑寂，檐滴初融。把纖纖寒玉，呵罷意還慵。忍圖南、伊人拋撇，卻相思、淚墮滿江紅。回闌倚、珠娘歌裡，拍遍玲瓏。

水龍吟

徐晉如
胡馬

甲申春日，於玉淵潭賞碧桃，得句云：「東風吹轉愁心，萬花輕換人間世。」蓋水龍吟也。歸後冥思數日未能終闕，余亦漸忘之矣。今歲客寓東莞，時既春而酷寒倍於臘餘，居人云得未曾有也。乃為斯解以寄深哀。

東風吹轉芳菲，可堪不換人間世。蒼茫廣宇，一花世界，騷心難寄。風雨淒其，宿星沈晦，雞鳴都已。便逢人痛飲，蒲桃美酒，渾未辨、杯中味。誰想拏雲心事，到而今、二毛生矣！威禽遠弋，鷗鳥高據，因循成例。越劍龍暗，秦簫羊啞，冷清清地。滿江湖祇有，漁翁放棹，紉秋蘭佩。

劉斯翰童軒

答晉如

孤光乍起寒漪，怒明天矯來何世。騷魂千古，一江春水，滔滔遙寄。劍氣沈埋，蒿萊餘恨，幾時能已。看青鬢多情，雞聲催老，應知道、愁滋味。此夕休談箇事。怕天長、惹愁長矣。子衿蕩蕩，予懷渺渺，莫名誰例。短信交馳，狂吟偏擲，淚流無地。但人間總有，閒情教想，吳刀堪佩。

劉詩能

夢中一葉翩然，花紅疑入桃源世。蘭皋走馬，椒丘拾翠，此心堪寄。雨過青崖，煙籠芳草，鹿鳴無已。但繩床高臥，酒深愁淺，渾忘卻、閒滋味。醒後漫嗟前事，怕匆匆、柳綿飛矣。鸞飄鳳泊，燕羞鶯妒，南柯成例。冰海炎天，亂山孤壘，英雄無地。待身臨大壑，魚龍喚起，繫明珠佩。

劉夢芙

乙酉春節間大雪，午夜讀書，不勝凜冽。晉如自羊城寄詞，斯翰先生有和章，因次原韻。

埋春冰雪凝寒，不知今世成何世。星沈昨夜，風饕大野，哀詞誰寄？蠟淚燒殘，簫聲凍澀，心潮難已。想荒江萬里，盟鷗三五，衣同素、愁同味。休問人間百事，俟河清、鬢霜添矣！龍樓高築，鳳城深禁，依然前例。夢醒桃源，花光紅幻，避秦何地？羨君能一醉，相逢有約，贈明珠佩。

又

元宵望月得句，用前韻足成，寄慰吾友。

美人化月臨窗，黃摩西詞：「願遣美人都化月，山河留影無生滅。」鳳樓梧月題詞集。眼波如憫人間世。彩雲飄渺，神光離合，素心來寄。清影依依，燈前笑我，孤吟而已。甚蕭齋久坐，騷魂冥索，生涯淡、成何味？漫說江湖無事，隱重淵、怒龍多矣！陰陽剝復，滄桑變幻，古今同例。待聽驚雷，層冰辟卻，再開天地。倩霓裳共舞，瑤華共結，作芬馨佩。

王蟄堪

夢芙兄以新詞見示，囑和，因有所思，夢中得結拍，醒後足成之。

九州曾幾烽煙，劫餘桑海成今世。華鬢天界，紅移紫換，夢魂長寄。哪便凋叢，孤枝獨秀，素馨無已。縱歡筵正好，羹殘炙冷，杯中物、堪回味。春去秋來何事，怕寒深、眾芳休矣。日邊光景，僊宮帝闕，千年一例。醉起長吟，茫茫四野，埋憂無地。喚瓊娥欲下，蛟龍叱醒，貢羊脂佩。

熊盛元

感懷次夢芙兄韻

一春花信無憑，杏園紅幻昇平世。高丘漸杳，鳩媒難託，紫釵空寄。蓬島雲迷，桃溪路斷，欲尋還已。問婆婆娑淨土，蒼茫劫海，何人解、其間味？怕說當年舊事，血痕消、碧苔深矣。長鯨吐浪，冤禽銜恨，又循先例。舞趁雞聲，歌搖劍影，夜星垂地。喚嬋娟置酒，明珠煥彩，繼瓊枝佩。

檀作文 周穆王

次胡馬韻將以贈別

唱和

且看日暖花暎，好風催換人間世。鮮衣照水，神光如夢，此身真寄。宋玉悲秋，東陽瘦損，閒情而已。恨浮生虛度，中年相逼，甚愁況、堪回味。漫憶流風餘韻，渡江時、作煙塵矣。無情玉露，凋傷楓樹，古今同例。異代蕭條，天教詞客，託身何地。慟斯人去後，江離寶璐，倩誰同佩。

張庚鑫張七

聞徐晉如先生來粵用其原韻作

者邊風雨無常，斯人到此堪驚世。龍身八尺，胡天一駿，嚮何方寄。渭北春天，江東日暮，天涯而已。算明朝重見，敞懷一笑，相對是、惺惺味。屈指當今詞手，計從來、二三人矣。江湖禁苑，桃花無數，凋零如例。打點愁情，漫收狂志，年華流地。正滿庭芳草，一衣春雨，撫殘英佩。

徐晉如胡馬

將赴中大讀博答張七見懷

遼東丁令歸來，棲殘華表今何世。合離風雨，博羅峰睡，哪方堪寄。劍指寒星，夢回吳苑，此情難已。笑生涯賣餅，中年淡耗，如飲水、無窮味。漫說桐花詞筆，正相思、碧雲分矣。狂朋怪侶，也應羞見，斷腸成例。秋以為期，海珠握手，共開新地。怕漢女潛蹤，月明星冷，失懷來佩。

張海鷗燕雲子

依張七胡馬韻略寫送迎之意

夢回蝶舞從容，莊生不問今何世。匆匆鐵塢，翩翩胡馬，栩栩如寄。天縱英才，湖南江北，飄蓬難

已。算謝公去後，馬崗岑寂，誰還解、當時味？
莫嘆無常風雨，但披蓑、任疏狂矣。康園今夜，正荷
香細，依年年例。執酒連宵，趁簫聲遠，評章天地。待春來冬去，與燕雲子，折荊花佩。

詹居靈天浪

臨屏次韻

獨孤詞客南馳，縱橫今世驚來世。離懷屈子，才情太白，塵寰何寄？千載騷魂，荒原寒日，長吟未已。算人間正道，桑田滄海，應不僅、愁滋味。
莫說花前心事，路茫茫、信君知矣。江湖刀劍，梨園詩酒，從無二例。身似癡癡，更兼狂狷，笑看天地。約兩三紅袖，芳叢醉倒，撫馨蘭佩。

陸蓓蓉宛凌

從來甘苦難知，鈞天一夢今何世？
飛花若霰，離懷如絮，萍蹤似寄。著意功名，經營文賦，幾時堪已？
總抄碑時候，聽歌光景，茫茫有、酸辛味。
鏡裡青絲成握，這韶光、厚人深矣。自嘲底事，看星如月，孤懷成例。造物多情，我生有悔，覓歡無地。把光陰下酒，兔爰吟罷，解蘭皋佩。

雅集

乙酉十月初二康園雅集

乙酉十月初二，惠州楊子怡、潮州趙松元、湛江黃康榮同蒞中大。有朋遠來，樂亦何如。燕雲張師遂倡為康樂園之會，臨浮觴之曲水，詠古今之至文。於時雖無絲竹，不乏清謳。漸近自然，咸合雅道。座中邱公長者，以詞章老而為詩坵主，令諸人聯句以志之。東道主張師遂為首唱。因想人生百年，孰免稻粱之累，浮雲過往，難消競逐之心。孔顏樂處，惟我輩知之。乃補綴數語，令後來覽之，亦知吾輩之樂也。鹽都徐晉如記。

康園新月渺，張海珠玉耀文星。嵩祝詞章老，徐晉如波呈屈子靈。酡顏生逸興，趙松元金曲助豪情。園柳秋

蟲鬧，楊子怡荷塘夜色清。誰人悲白髮，陳慧何事費勞形！但有詩心在，黃康榮群英惜歷程。邱世友

編者按：用庚青韻，經邱公改定。

徐晉如按：同日，子怡於席間口占一絕，予與松元踵其韻為和：

楊子怡

飲盡珠江賒海涯，相逢一醉外形骸。伯倫秉錡非真達，天地棺衾何論埋。

徐晉如胡馬

秋風秋水總無涯，漫似蒙莊寄此骸。紅袖當筵須一醉，名山事業莫沈埋。

趙松元

敢負詩心遣有涯，高窗興起脫形骸。康園一脈緒風雅，蕙馥蘭馨幸未埋。

丙戌三月十三夜康園詩鐘之會

暮春之初，日夕清穆。三分醉彭師與嶺南詩社諸君會於康樂園之文科樓，研詠前作，共析疑義，鉤深索隱，樂而忘倦。吟賞既畢，意興未闌，心慕手追，遂為詩鐘之戲。由晉如兄主課，題為「花月」三唱。同座諸君互相切劘，推敲章句，偶遇奇句珍聯，則舉座嘩然，擊節稱賞，樂亦無窮焉。今錄於此，不惟請有識者指摘眾詩之得失，亦願使有心者同享我輩之優樂也。丙戌年夏王衛星識。

明年花更好，何日月重圓。隔溪花掩映，透縠月依稀。徐晉如

風舞花飛散，水流月蕩波。許紹鋒

雨驟花馨散，琴響月冷開。姚達兌

風來花欲語，雲淡月無痕。不見花開面，偏逢月掩懷。奈何花逝水，更待月過牆。驟雨花都落，深山月未來。總問花歸日，何堪月缺時。陳慧

風過花難綴，人去月尤寒。唐法傑

簾邊花弄影，杯底月吟霜。曾秀媚

蟬擾花千樹，風篩月半池。李冠蘭

雲深花影重，翠冷月華濃。蹁躑花滿地，流轉月盈盤。 一叢花落後，半縷月趨前。王衛星

露落花彌瘦，雲消月愈迷。夢憶花香盡，誰聞月語清。黃悅

白雲山雅集唱和詩選

乙酉十月十九日，杪秋初冬，天朗氣清。往訪白雲山碑林，同行有研究生書法小組李君明、韋盛年、麻愛民、博士生諸君，及碩士生張星、張紅、聶文莉、莫尚葭諸小友。廣州美術學院吳曉懿君，亦往登覽。登山望遠，考古讀碑；遊目騁懷，極娛盡興。因各有詩，記一時之快。今錄於此，聊以自樂。鍾東識。

白雲山放歌一首奉答李君明博士

鍾東

誰言雲山高，摩星猶未到碧霄；誰言雲山遠，水南山北一日返。疊嶂連峰小逕紛，東西百里望如雲。雜草叢林疑不度，曲曲環環還有路。信步連登暖日加，聞見林鳥路邊花。雲山嘉樹碑林在，文獻幽光照南海。文明徵古富猷謀，形象工程未為優。嶺南山水有奇氣，白雲紅棉侈壯遊。

白雲山訪碑林

莫尚葭

山色晴雲裡，殘碑古剎中。知秋緣落木，寓意賴松風。人近亭招手，林深路轉窮。緇衣全不見，聲寂但聞鐘。

和吳曉懿

鍾東

白雲山上山雲白，心事悠然恰似君。牽採一絲歸隱去，時舒時捲兩交欣。

初冬同鍾先生東麻先生愛民李先生君明張君紅張君星聶君文莉莫君尚

葭登白雲山觀碑林

韋盛年

遁世亦懷悶，來從同道遊。山隨白雲盡，江傍楚庭流。廣州古稱楚庭酒肆賓常滿，碑前人少留。高冠都刻字，讀罷我心愁。

奉答韋盛年博士

鍾東

清風如有意，招我白雲遊。竹石何為翠，林泉疑似秋。碑廊懷古舊，鳴鳥散幽憂。禪寺鐘連鼓，聲聲般若舟。

編者按：凡十五首，今錄五首。限於篇幅，其一李君明原唱，其二鍾東和唱，其三吳曉懿和唱均未錄入。

賽 果

二〇〇六年六月，中山大學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及嶺南詩詞研習社舉辦「首屆『蒹葭杯』中山大學學生詩詞創作大賽」。獲獎作品如次：

詩組

一等獎：

暮春過成都平原

唐法傑

解珮出城事已休，蜀中天地任人留。心居野渡關春意，目送浮雲盡古愁。霸業數雖移兩代，牢籠勢必拜諸侯。玉成莫畏身漂泊，劉備可能領益州。

破體視之。故雖孤平而特置第一。

徐晉如按：法傑此詩入評時，評委沚齋師謂：「此是李義山學老杜，非真老杜，然工力自足為第一。」又云當以老杜夔州諸律之

二等獎：

感慨高考成七律二首贈弟其一

王路

吾友梅君，才博志高，初立志非名校不讀，逢高考竟失意，轉徙一尋常院校，於今一年矣。吾弟今歲值高考，又失意，欲復讀。余扼腕太息之餘，思年來光陰虛擲，歲月消磨，學

業荒疏，悵恨久之。因賦七律二首贈之。

兩歲南居嶺海濱，酌泉未慣認前身。稻香蛙唱西江月，雪霽淮盈北國春。富賈肥裘馬走，醒紅醉曲寶車麟。我非都市淹留客，孔子西行不到秦。

端午有懷二首選一

王衛星

舉世渾茫何所之？中天隱隱有光輝。纔離霧海將追去，忽睨鄉園不忍飛。

三等獎：

無題

余俊斌

池塘細雨又春回，寂寞簫聲更喚誰。菡萏初香人不採，輕舟祇載晚霞歸。

讀陳寅恪先生詩集後造康樂園東南區一號先生故居有感

康家昕

文章心腹久沈淪，寒柳堂康樂園東南區一號，先生本自名之曰「金明館」，余作此詩為求合律，權以「寒柳堂」代之，幸當不害其意也。前省此身。哲聖終為泉下骨，

癡頑獨戀眼中人。王靜安先生浣溪沙詞下半闕云：「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覩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誰知問學關天意？陳寅恪先生詩頸聯云：「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妬道真。」眾

解填囊顧血輪。康苑如今鶯亂舞，何人更賞羽毛新？此聯隱「新谷鶯」之名。陳寅恪先生晚年喜聽京戲，尤愛張派（張君秋）青衣，時廣州京劇團有名伶新谷鶯者，習張派，常入康

樂園為先生清唱，頗慰老懷，先生常有詩聯贊之。

江南夢

曾凡亮

一湖碧水漲春潮，弱柳依依隱畫橋。紙傘伴人歸去晚，杏花深處雨瀟瀟。

入圍獎：

嶺南秋景編者按：見「社課」一欄「第二期社課」。

譽高槐

瑩瑩

陳慧

瑩瑩人獨立，戚戚渡離禽。煙水何飄渺，頽巖愈肅森。潛潮隨漲落，楮葉寄浮沈。日暮香山遠，孤帆待月臨。

聞中大民樂團古箏獨奏二曲

楊悅

忘盡紅塵醉古風，千年雅韻此朝同。生蓮妙指心絃顫，繞柱清音耳鼓隆。碧水歸漁舟晚唱，黃河送日魄魂崇。漁舟唱晚、黃河魂為此二首古箏曲名。茫然不省身何處，故夢依稀淚影中。

春日編者按：見「社課」一欄「第五期社課」。

李冠蘭

午閒

謝瑾

古木垂新綠，山村日色嘉。老翁漫笑語，童子戲分茶。飛鳥攜風至，炊煙伴日斜。此中多逸興，天晚不歸家。

詞組

一等獎：

南歌子

王衛星

翠幕分明月，紅羅待好風。人生何處不相逢，何事相逢多在夢魂中？
鬱霧千重隔，靈犀一點通。梧桐雨打五更鐘，怎料今宵夢也不從容。

二等獎：

蝶戀花

陳慧

未繫蓮舟舟自遠。湛湛田田，隱隱芙蓉面。夢裡清風偷戀念。幾回惆悵閒庭院。
冷月無痕蛙吹遍。簾幕重重，何日參差捲？一夜權歌猶未見。蜻蜓漫點空歆羨。

暗香聞故友尋白石葬處未得

櫻凝

曉寒漠漠，奈春深孤旅，幽思難託。最念詞僊，健筆多情意高卓。恨入翠瀾萬點，閒看取、野雲孤鶴。有龍笛、驚破梅心，底事可忘卻。
夢覺，整舊約。歎斷魂江南，又是離索。綠窗冷落，衰草寒煙正情惡。誰把癡心付與，徘徊久、試招吟魄。但見得、疏雨裡，一塍紅萼。

三等獎：

虞美人

郭釗傑

芙蓉窈窕輕出水，恰似伊人美。園東湖畔碧無邊，時見依依雙燕語風前。
黃昏黯下絲絲雨，莫也催人去！今宵酒醒倍愁腸，一任思量無限到瀟湘。

浪淘沙

余俊斌

去去去秋風，莫戀梧桐。天邊離雁正愁濃，便到東風消解雪，別恨難融。
雨後捲簾櫳，懶入花

叢。小心還踏落芳紅。望斷鄉關歸盡處，碧海蒼穹。

八聲甘州

黃賢

對蒼茫暮色鎖煙雲，春寒上西樓。望離亭冷落，山河蕭瑟，恰似殘秋。可歎萋萋芳草，黯黯為誰愁？南北東西路，別意難留。應念經年前事，總爐邊聽雨，踏月清遊。問臨江花樹，何處見雙鷗？向黃昏、溪橋流水，欲重來、不見舊蘭舟。空懷遠，雨絲飛盡，此恨悠悠。

入圍獎：

金縷曲 詠中大

王曉明

勝似丹青手。看芳園、多嬌圖畫，綠坪青柳。澹灩湖光參月色，月下飛蓬連藕。尚記得、艱難曾有。輾轉流離幾易址，但國父精神依舊。酸與苦，周旋久。而今壯大師資厚。數中華，粲然瓊蕊，功成名就。蔚為國光出棟樑，問逝者欣然否？嶺南土，鍾靈毓秀。虎嘯龍吟應崛起，遂老人遺願。終能夠。謹此筭，同酌酒。

採桑子

編者按：見「社課」一欄「第四期社課」

劉莉

菩薩蠻

夢蘭鄉愁

姚汝賀

疏星皓月煙猶水，衾寒漏斷孤燭淚。露重泣嬌紅，落英愁意濃。風淒長夜苦，簫起魂銷處。誰與訴歸心，鶉啼腸斷音！

木蘭花慢

康家昕

過橫塘舊路，絳塵起，縠紋清。正軒外山嵐，棟風過處，眉眼盈盈。青絲半如柳色，繫斜陽、倦客幾多情。涼夜堪憐，綉扇，隔花笑撲流螢。娉婷，豈愛伶仃？卿信美，我筮筮。歎謝老偏憐，黔婁忍對，黯泣嚶嚶。城隅奈何蹀躞，算鴻歸雁至，寄難憑。回首長嗟永嘯，不知鬢已星星。

詩 錄

張海鷗 燕雲子

康園夫子艷歌行 燕雲子親聞夫子憶情事特識於壬午夏月

昨夜紫荊發新枝，康園夫子詠葩詩。無端夢入芙蓉浦，乍起東風吹縹池。塵世久嘆風懷渺，又見弟子影從師。已慣流年無再少，孰料人生自是有情癡。迴首浮生六十年，艱難苦恨總聯綿；中年痛灑安仁淚，情殤滄海與巫山。惟將赤誠育桃李，不辭積勞衰病臥杏壇。弟子絡驛憐病榻，中有一人淚如泉，玉顏花貌名金鳳，願續鴛鴦夢許忘年。鴛鴦固怡心，夫子卻沈吟；執教四十載，循循儒道醇。微生豈敢師生戀，十載尚憶結髮衾。家徒四壁惟書卷，閒雲孤鶴最天真。況我白髮紛如雪，忍誤懷馨垂袖人。康園春色溫，金鳳夜叩門；夫子之言雖大道，何妨才子遇佳人。道德文章重知己，飲食男女貴真純。君不見，睚鳩關關榕樹顛，兔絲女蘿久纏綿。君不見，名士自古輕名教，花落花開任自然。天恩切切君須會，莫負齊眉舉案緣。此情此意動心扉，執子之手入鸞闈。休道秋風生渭水，洞房繾綣春又回。春又回，競芳菲，日日詩書送落暉。恩愛歡情逐歲月，馬崗頂上燕雙飛。燕雙飛，繞翠微，無奈天意忽變又生悲；蓬萊方覺失僊子，帝遣巫陽召鳳歸。來如春雨去流星，康園夫子淚朦朧，雖知此別終難免，畢竟人間未了情。君今乘鶴翩翩

去，誰顧哀哀寂寞鴻？從此落花人獨立，秋風夜雨聽梧桐。長羨天上雲，長慕海上風，若得此身隨君去，願作白雲願作風。

潮州行

燕雲子久聞潮州山水清嘉，人文悠久，地靈人傑，民情淳至，今始成遊，深然之，迺作二十韻，惟不足以稱其萬一也。

韓子遷謫地，千載厚人文。會通方成化，遺澤被斯民。鱷渡秋風爽，開元寺院深。湘子橋樹老，文公祠墨殷。楓溪蒼衆藝，入眼嘆紛紜。謫宦沈船渺，賢達修葺存。書院千年古，學府百歲新。韓江秀其貌，韓山慧其神。杏壇傳薪火，春風作育人。家家親翰墨，詩書禮樂淳。彬彬文與質，桃李馥芳馨。文曲千年別，重來降饒門。選堂選堂，饒公宗頤號。承天運，大才曠世尊。學驚天下士，藝絕四海倫。裏人頻額手，焚香謝天恩。復有風華子，學術誇吳陳。承學康樂士，平原未名人。二句謂吳承學先生、陳平原先生，二子者，皆潮人也。文章稱國手，清流據要津。宗風代代業，文華歲歲助。俊傑遍寰宇，舉世敬潮人。

譚步雲

某日帆師賜酒命詩未幾志剛兄得之因次其韻

鳳凰不到鳳凰臺，一樣梧桐練實開。千尺深情應宛在，卅年往事未曾哀。醇醪醇意醉清客，春雨春風育秀才。人世幾迴重聚首，可無時節可無垓。

馮永軍詠馨樓主

盆松

夜半化龍去，我知定此松。飛騰撼我夢，長嘯挾雨風。知君困厄久，今始氣如虹。湖海猶為小，宙合一時空。嘲我何碌碌，年來劍無鋒。慷慨成底事，年華逝冥鴻。自省一何鄙，得失惑雞蟲。何不化雲去，萬里得相從。雞鳴喧我枕，落影綠窗中。

遣懷

欲輓魯陽戈，其如華髮何。昨非今豈是，夢少恨猶多。閒數檐花落，坐看飛鳥過。觀心成獨笑，澄海不生波。

憶劉冬

故里一揮手，重逢未易期。當君懷舊日，是我獨吟時。簫劍今俱廢，風雲倘可支。關山千里月，老雁欲安之。

冬日渡江作

江上日初落，餘霞為我明。不辭寒浩蕩，來遣意縱橫。鳥沒天逾迥，風高浪不平。孤舟從此去，談笑釣長鯨。

感事九月二十五夜作

海上推陳誰更新，飄零病樹最愁人。位卑憂國吾儕慣，此夕無眠望北辰。

許紹鋒

山櫻

霽雨春寒徹，獨行山徑絕。急風深澗邊，無念櫻吹雪。

張庚鑫

張七

別珠海

來是鄉愁去別愁，當時燕子老蘋洲。層雲有幸齊書閣，望眼無邊近蜃樓。亂雨猶能消厭暑，鳴蟲已是助悲秋。經年故苑應無恙，換取歸人涕泗流。

春雨

昨夜依稀臥聽風，平明零落滿園東。殷勤催放花千樹，繚亂閒拋雨一通。新草直須晴後看，餘英最是謝時紅。年來詩句多成識，不悔才思按：「思」處應平。付轉蓬。

唐法傑

無題二絕

其一

詩錄

花繁葉重日初長，不擬傳名借海棠。一任高情舒白眼，獨來影底賦紅妝。

其二

看綠成朱事可哀，折花非杏亦非梅。百花不比鶻花好，人外時時處處開。

夏日山居三絕

其一

日將遲曉宜鋤豆，露未晞時莫摘桑。桑葉未乾養蠶則病。農父自歌徭稅去。據說農村已免稅徭。不辭山裡歲華長。

其二

行藏遊食趣終凡，醉裡逐涼扶古杉。東北小園皆種竹，不知何處起茅檐。

其三

獨立蒼茫望晚穹，千聲清籟古原風。無人蕭散曾遊處，滿野飛花繚亂紅。

陳慧

祭祖偶得

桃裡焚香客，階前舐草牛。無言不相識，共愛此山丘。

秋思

初宵酒散興初闌，近水無端弄楚蘭。欲酌月光秋意滿，因怜桂子藕花殘。回塘穩睡當時雁，梅

嶺豈同今日歡。佇想無身隨雁翮，雲羅深處不勝寒。

山行記

青松更接青青竹，幾處棠梨著晚花。欲駕雲車驚犬吠，枇杷深處短籬斜。

無題

筆落無聲韻墨香，梨花又落小軒廊。春風如負東君信，燕子能無誤杏梁？

詠雪

應憐寒鳥倦疏條，御點池花作雪飄。覽遍人間多寂寞，風流舞盡又吹簫。

黃賢

落花吟

紗窗花落思紛紛，鎮日悲春眉鎖顰。人間艷色絕塵去，空落凡心與客瞋。

曾凡亮

雨中遊惠州西湖

漫步亭橋碧水邊，濛濛輕霧鎖湖天。不緣西子紅顏醉，卻被長堤柳色牽。

關啟源

習作

芳夢千秋月，閒庭萬古泉。梨花仍落處，鋪滿玉人船。

王衛星

有感

何事春溪上，愁雲萬里凝。願風收拾去，無使穢太清。

飛花

芳意倦時歸何處？祇心安處是吾家。此生既是東風賦，當伴東風到海涯。

春雨

人自欲眠花自開，干卿甚事久徘徊。春愁萬緒原難解，又送千絲入夢來。

黃悅

十年雲夢幾舒捲，月落花開一念間。記取當年相慰勉，筆依燈影不曾閒。

潘國欣

圓月哀

上半夜原是圓月當空，及後竟風雲乍起，雷電隱作，致使嬋娟無覓，是以援筆書憤。自古烏雲惡，常為助紂魁。狐心憐熾電，鼠膽畏焦雷。欲解金蟾惱，難消玉兔悲。奈何當此夜，鬱鬱夢驚回。

十一月十五日戴月歸廬

眼前合是子時未？月自孤，高星自移。木葉空歸枕，西牖霜花欲結落東籬。歸廬荷筆書生瘦，結社求聲蟋蟀悲。淒切也無風力助，鄰家笛裡枉凝眉。

李瑜

雜感

懶洗年來鏡上塵，對花只合憶前身。少年心意難尋覓，此地人情怎探詢。白日常逢非舊雨，斑衣好戲是迷津。頻年欲忘三生事，手撫空枝又望春。

無題

秋風攜雨浸霜寒，獨自莫憑舊日欄。帶露黃花人比瘦，逐波明月甌半殘。山河有異淚無盡，薺麥空青江自寬。寂立黃昏欲待雪，梅魂一縷約盤桓。

陳振強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本科生

讀史有感

王英催史進，侯健嘆時遷。
戮戰光陰逝，人間又狗年。

陳慧娟

春行

脈脈東風染碧枝，桃花一夜滿江溪。
漫隨芳草春行遠，貪數鶯啼歸去遲。

詹居靈

天浪

除夕夜有作

春風仍不度，病骨久披離。
故紙埋憂患，清樽憶舊時。
人前萬般諾，劫後幾行詩。
今夕是何夕？前
程泣路歧。

觀流星雨

孤立危樓頂，蒼穹四野垂。
火光騰白氣，酒盞墜城池。
宇宙渾無極，人生竟有涯。
縱橫條交逝，寰
世復誰知？

無題二首

其一

寂寥孤雁眼中窮，酒後相逢百劫風。一片秋雲揮不去，千山冷月落梧桐。

其二

柳拽魚游覺太遲，因風飄夢過瑤池。滿城粉黛無顏色，欲嚮東君借一枝。

劉金明

馬啼嘶嘶 廣東省電白縣廣南中學畢業生

春日試題

一去香山邑，煙花四序新。啼鶯空喚酒，病木不遮身。歸日雖云滯，浮生敢怨貧。東風賴相促，雙鬢已衰春。

翻舊帳的餘味

荒唐帳裡假天真，刪選雲煙半屬塵。花少濃情應有淚，夢多餘韻已無春。惟傷痛處飄零雨，更惘然時落寞身。珍重明朝查音訊，參商學做兩端人。

一朝嗟嘆

一朝嗟嘆海天西，四壁寒巖詩賦兮。碧水合端煙漠漠，青山盡處草萋萋。迂腸分徑留花照，石壘芳洲過鶴低。日暮臨流收釣去，遙看漁火入雲棲。

登陸同鄉思觀劔社至今未成寄天浪

一爪雲綃陸已新，滄州回望總無情。黃旂翻覆猶多淚，莫更傾腸賦兩京。

奉作離別

江山一別即煙波，欲道離情總奈何。相送陽關惟舉酒，楊花零落子規馱。

王慶強

喜釣春雨

悠悠鶯囀柳陰中，靄色蒼然掩落紅。萬縷輕綸飄岸去，一江春色泛空濛。

打邊鼓

康園一槁木

康園一槁木，煢煢居幽谷。葉枝禿且頹，殘幹因風伏。青鳥忽盤旋，翩翩來太速。婉言：「春已歸，焉不發新簇？我有返魂丹，餐之康可復。青蔥會有時，築我黃金屋。」「子勿癡如許，巢茲徒見覆。南方樹頗嘉，相託自能淑。且子美而嬌，甯無知己目？」青鳥聽斯言，首垂眉亦蹙。奮翮嚮天飛，不顧去如逐。俄頃杳影蹤，天地似聞哭。

櫻凝

學詩

掩卷還思有別情，誰憐世運意難平。
癡心騷雅歌慷慨，仗劍江湖論縱橫。
冰炭置腸腸欲直，悲辛入夢夢頻驚。
蒼茫夜色深如水，人在煙波第幾程？

詞 錄

邱世友

採桑子 吳承學教授仁棣屬題

文公去後潮州好。文道長流，詩教宜修。意氣彌新綠滿洲。雲山韓水生珠玉。川媚清幽，石韞貞悠。無際春光動九州。

臨江僊

讀朱祖謀與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夢窗詞研究見詞學第十五輯有感並與作者彭玉平教授共勉

考據辭章常耀眼，洋洋灑灑真淳。夢窗四稿定乾坤。校詞以律，妙法付來昆。「重大」鶩翁勞首倡，彊邨尤自精勤。海綃南國作傳人。期君深意，莫負祖師尊。朱祖謀推介陳洵於中山大學講授詞學，今教授又繼焉。祖師亦為祖師禪之省稱。

蝶戀花 懷照禧

夢谷深深藏不住，野水荒灣，任汝飄然去。多少狂風兼驟雨，微茫尚見英雄樹。樹上繁花紅欲吐。拾得餘妍，解道忠魂苦。明月有情還似訴，倚窗低護暗相度。

憶舊遊

易新農教授大文老翻譯家葉啟芳讀後，百感橫集，不能自己，爰作厥調以寄，並深慰

葉老後人孟德，且懷鄭薇女士諸人美國。文見傳記文學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號。二〇

〇五年七月十四日邱世友記。

念絳雲毀燼，宛委淒清，天一暄輝。典籍滄桑歷，記圖書抗日，蠹紙離披。假閒主政書館，真本永為師。一九五七年春夏，吾與盧叔度、周連寬二先生在中大東區未建成之三樓整編綫裝本古籍，審定版本、善本、孤本諸書。此乃葉老施政之一云。先生逝矣，不無向子期思舊之感也。正學海優遊，英名照眼，大道

沈思。芳菲滿人世，盡譯語中西，猶作清奇。一九五四年夏余奉命詣北京大學從前蘇聯專家畢達可夫及中文系主任楊晦教授治文藝學，得葉老資助。奈詭譎誣陷，怕

長年姪鬥，失以入聲代平了興機。此情不堪題處，魍魎繞天涯。從正韻。倖近日神州，悽然顧影重展眉。

三妹媚蔡厚丕教授劉慶雲教授結構之喜於武漢華中理工大學成禮時中秋佳節也謹以斯調祝賀

情深成眷屬。正桂馨風清，月圓人淑。卻想嫦娥，歎碧羅天遠，自傷幽獨。洛水遺珠，芝田館、琅玕搖玉。雙燕花間，倩影分紅，舊巢同宿。嗟我文園虛逐。算元夜笙歌，綺懷難續。典籍高文，盼歸來堂上，賭茶讎讀。海晏田桑，還記取、夢華殘錄。對曲酬詩半盞，溫涼醞醪。

張海鷗按：此詞作於一九九九年晚秋，刊於當年中國韻文學刊第二期（總十九期）。

鷗觀此詞，清空儒雅，意蘊窅渺，風懷馥鬱，文辭典重，頗類白石風韻。後偶與先生言及此，先生果然夙喜白石道人歌曲，並自言早歲熟讀之，濡染白石實多於夢窗。迺知學習之道，須取法乎高也。

瑞鶴僊

晴絲黏燕苑。對嶺海斜陽，鬢霜人輓。初詠珞珈畔。記危亭三閩，東湖波暖。風懷久盼。引珠島、文

評盛宴。卻爭知、眾徑荒涼，青島又飛鴻雁。淒斷。歲華易逝，出版難期，總成悲惋。孤燈凝倦。待憑約，拚書佃。欲停箋、寵寫，還依不忍，尺幅癡痾猶展。覩清文、點點淚痕，為伊自唁。

彭玉平按：敏澤先生為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著有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下）等著作多種，但久染沈痾，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不幸去世。本校邱公世友教授與之交情深厚，邱公獲知此消息後，多日情緒低沈，往事歷歷，情難自己，為作瑞鶴以表其哀思。

陳永正 沚齋

昭君怨

獨夜秋聲殷地，萬里神遊歸未。忽見一燈紅，小樓東。毛髮風生寒聳。滄海十年無夢。祇有夢關山，路艱難。

減字木蘭花

荔蘿飄縷，欲喚沈冥山鬼語。含睇誰思，道阻應憐獨往時。雲深斜日，風裡白楊空瑟瑟。可似人間，訴與朱絃爾許難。

菩薩蠻

峭帆橫渡樓臺遠，鱗鱗春草春波淺。幾日作萍漂，空隨來去潮。高低孤枕夢，蹟往情猶重。何

必隔雲端，人間消息寒。

又

倚闌斜日樓頭客，清江木落茫茫白。偃蹇去天涯，百年何處家。夢醒身尚在，忍問煙花改。元是布衣身，中原無故人。

菩薩蠻

驚花撲地天如墨，濃雲片霎沾衣濕。風定夕陽垂，危芳千萬枝。沖波孤鳥度，忍見紅猶舞。今古有長空，莽山蒼水中。

浪淘沙 海珠橋邂逅新霞知已作支青

捲地好春空，恨滿芳叢。知君為我淚裳紅。別夢不留旗上月，吹墮東風。何意此相逢，一握匆匆。微波應趁午潮通。歸去亂箏絃上雨，又灑孤桐。

木蘭花慢 暮雲

積春情萬疊，為誰嚮、暮天飛。正大野沈冥，層樓遠眺，幾點峰低。堪悲。夕陽不見，料依然、深隱大江西。未必無心出岫，誰教逐、水流遲。淒迷。初夜待來時。那忍便相思。恨密意濃情，未能成雨，何況佳期。憐伊。海棠待放，乞春陰、長護最繁枝。獨嚮天東凝睇，明朝可幻霏微。

施議對

鵲踏枝疊韻

寶馬奔馳新幹綫。高樹棲鴉，油菜黃天半。水繞人家船泊岸。門前熠燿桃花粲。昨夜春風吹未斷。縷縷雨絲，一路來相伴。待得滿城燈火亂。闌珊意緒憑誰管。
馳騁鐵龍深滬綫。赤幟高揚，樓閣起將半。人在田頭牛隔岸。數聲布穀晴光粲。一路畫圖添不斷。有夢三更，枕上書為伴。漸遠漸行煙柳亂。天涯到處知誰管。

劉斯翰童軒

玉連環影

波暝。雙槳纖纖影。蓮葉風輕，的的聞香冷。酒邊醒。月朧明。長恨江南夢斷更無憑。

長相思

風之魂，雨之魂。並作巫山一段雲。翩翩自絕塵。花一痕，月一痕。夢似來時卻又分。雙蛾淡欲顰。

好事近重午有感寄晉如

風雨罷天涯，坐處萬蟬聲咽。遙想騷人狂狷，擁嵯峨高節。隔江船鼓已沈沈，臂縷還輕絕。休恨更闌枕上，任鬢邊橫雪。

好事近乙酉上元偶作

細雨濕山茶，紅艷小園香徹。記得隔年心事，又元宵佳節。羹湯仍試小團圓，美意憑誰說？且

待煙花散後，看月明微缺。

浪淘沙

海雨拂空明，鼓舞長更。淡雲斜月伺人醒。渾似那年傷別後，寫遍寒箏。赤足踏波行，風疾波腥。喁喁喋喋是柔情。浴日雙鷗聲甚銳，掩淚重聽。

南鄉子晉如電稱三月將來穗赴博士試寄晉如兼用其韻

嚮晚薄陽收，路樹枝繁不掩樓。人道春歸都未見，寒疇，祇見珠江日夜流。何處問浮鷗，海雨天風共白頭。三月高棉棲赤鳳，時休，花底稱觴與解愁。

臨江僊春意

疏雨半湖新綠，驟晴雙燕銜紅。瑣窗閒夢正朦朧。入簾芳草色，留得去年蹤。卮酒試窺人面，桃花澹灩浮空。莫辭沈醉倚東風。百年都已逝，愁對一聲鐘。

臨江僊夏意

幽澗流殘紅雨，板橋時覓芳蹤。嬌鶯啼處漸朦朧。尋他千百度，檐外一枝風。雛燕欲巢弄紫，香荷映日搖紅。閒齋坐定懶書空。捲簾遲霽月，留枕聽疏鐘。

臨江僊

草草心情難理，夢回瓶萼猶紅。春歸時聽落花風。可堪一夜雨，狼藉到簾櫳。遠影幽幽寒月，長天渺渺孤鴻。入腸殘酒並愁儂。人天分袂事，未醉已朦朧。

劉夢芙

長相思

是冰魂，是月魂，幻作襄王夢裡雲，羅衣不染塵。拭淚痕，添指痕，久別重逢袂又分，長眉依舊顰。

南鄉子

朔雪幾時收，紅萼開殘傍小樓。一望江山皆粉飾，荒疇，惟聽寒潮隱隱流。莫去問沙鷗，同是飄零白了頭。幾度呼春歸未得，休休，不盡人間海樣愁。

臨江僊

曾記那年初識，低鬟頰暈嬌紅。春衣香漾柳絲風。黃昏人有約，煙月暗簾櫳。芳苑重來似昔，綠波不照驚鴻。愁他薄幸轉憐儂。淚痕留點滴，心影漸朦朧。

張海鷗

燕雲子

洞僊歌壽邱公世友教授八十華誕

陽連謫宦，邱公籍連山，與陽山鄰，因用韓劉謫宦之典。越千秋阡陌。康樂園中轉詞客。論師承，常憶方董、容、商、黃、王老，聞道

無庵馨澤。中大前輩：方孝岳、董每戡、容庚（字希白，號頌齋）、商承祚（字錫永，號契齋）、黃海章（號黃葉）、王昶（字季思，號玉輪軒）、詹安泰（字祝南，號無庵）。詞學稱四代，二十世紀第四代詞學家，此施議對論文之

排序也，久已流播學界。學貫中西，解道文心業煊赫。醉臥紫荊園，把夢窗詞重勘比，原來一脈。但屈指當今幾

英才，擅學府文壇，清嘉耆碩。

瑞鶴僊悼巴金

歎僊人鶴起，問此後誰知，家春秋事。悲歡百年裡，顧滄桑榮辱為文宗誅。哀情怎已？霧雨電、寒園夜憩。不忍將、赤子丹心，盡圯與荒唐世。曾是巴黎學子，逐自由行，豈平庸輩！天才早慧，千秋筆，中外聲蜚。負盛名，半世享清譽永，未料華章困餒。錄真言，懺悔相隨，玉如此碎！

馮永軍詠馨樓主

搗練子

花一片，柳千絲。碧水無言憶舊姿。縱是驚鴻無覓處，風前依舊立多時。

生查子

那年樓上逢，祇得匆匆語。共倚碧欄杆，略減眉峰聚。而今日與雲，風烈猶同住。深夜枕頻移，夢嚮誰邊去。

清平樂

何時相見，重把伊名喚。別後思量千萬遍，小字夢中呼慣。窗前新月如鉤，他鄉何事淹留。安得乘風歸去，消他深夜凝眸。

清平樂

明璫翠羽，都化行雲去。還似春歸無覓處，剩聽窗前急雨。幾多往事成空，年來頻憶相逢。記得碧闌同倚，和她共數飛紅。

韋盛年

蝶戀花

乙酉夏，偶聞友人黃氏之女友何氏因絕症於研究生畢業月餘即卒，二人事頗似當年放翁休妻唐氏事。余識何氏已五年矣，為作此曲以悼之。

記得小樓初宿暮，人倚闌幹，滿地黃花雨。縱使相逢應不語，蓬山已遠劉郎去。勞燕三年成陌路，漫道心苦，卻是誰相誤？玉隕香消隨柳絮，倩君莫問飄何處。

徐晉如胡馬

桂殿秋

殘月底，露初團，秋風吹老好湖山。知君想我眠難得，一度沈思一惘然。

清平樂

洞簫幽咽，不喚秦樓月。燭畔新愁滋味別，舊恨紛紛如雪。桃蹊亂落相思，銀箏遣送生涯。一片秋心冷處，鴻飛哪復東西。

蝶戀花

一自蒼梧遙怨說，報答空靈，字字渾騷屑。看取此情應不滅，湘流未換波心月。無那歡娛終一霎，莫似年時，燈下凝羞靨。猶記春明和淚別，亭亭吹下梨花雪。

採桑子

深南不作從容住，軟語相留，畢竟離舟，柁笛聲中斷送秋。羅衣輕贈還輕別，自曬銀鈎，浣盡新愁，零雁無心過北樓。

又

離魂莫作輕分付，人比花閒，情似春闌，書又不來更又殘。羅浮記得娉婷見，露萼初乾，曉月生寒，留與師雄獨自看。

又

幾回更展鮫綃帕，別夢依稀，欲棄還思，若得相偎似舊時。鳳城又是陰陰雪，此夕偏知，人意全非，哪得無情便勝伊。

又

輕驕桃杏休憐薄，嫁得東風，何惜匆匆，飄入輕陰淡雨中。繡茵滿地無從著，縱惜殘紅，可奈春慵，自是初心便不同。

李嬋娟

漁歌子

愁起枯秋簟枕涼。廊間孤影問斜陽。思往日，恨悠長。聽憑落葉滿衣裳。

左曉梅

湖南湘潭大學研究生

高陽臺

澗綠瀟湘，舟橫野渡，幽心何處思量。輾轉花間，晚潮又起青江。寒梅不忍離冬去，任曉風、拂碎高昂。自春來，別岸孤鴻，飛過南窗。東君可意傳花信，怕空庭煙樹，絮白梅黃。獨上層樓，漫吟酥雨池塘。庾郎愁付丹青筆，趁酒酣、寫盡殘陽。待明朝、瀚海漂流，並立蒼茫。

黃康榮

江南秀士

減字木蘭花

芳華一霎，偏是人間春易歇。風過迴廊，還送殘紅寂寞香。低眉不語，空惹閒愁知幾許？待到燈昏，好抱相思入夢魂。

清平樂

今宵無月，獨對燈明滅。長夜風回猶未歇，逐那幽階殘葉。臨窗坐久低眉，想君應記當時。恍

惚誰相悄喚？開簾暗雨如期。

南歌子擬閨情

湘水東流日，吳山入暮時。欲將心事付琴絲，又恐清音無計載相思。弄筆徘徊久，揮毫意念遲。惟求落淚共詞詩，換取檀郎一世眼中癡。

鷓鴣天

欲醉燈前永不醒，人生無奈太分明。相思淚浸秦淮冷，恨怨猶教杜宇驚。燈坐老，夢難成，鏡中雙鬢已秋聲。若情未了身先去，化作精魂望石城。

高陽臺

照壁燈昏，浮冰酒冷，指間煙已無多。布穀冷然，隔牆還送聲過。倚窗看處繁華落，漸深心、暗泛清波。記依稀，皓齒明眸，淺笑梨窩。當時一夢猶沈醉，算前歡幾許，可剩些麼？[？]刻溫存，醒來終又如何紅顏畢竟年年老，更忍將、歲月蹉跎。待從頭、收拾情思，已是消磨。

張庚鑫張七

浪淘沙

枕上鈿花明，聽雨聽更。一年心事醉猶醒。總是那時鸞鏡裡，聽瑟聽箏。小徑又同行，一苑幽馨。無情那信是多情。此際難分身與夢，祇是曾經。

蝶戀花作獨木橋體

摘取江南梅子雨，換取天邊，夜夜敲窗雨。往事無干風雪雨，晨風吹落星如雨。一曲陽關飛淚雨，離卻故人，南北西東雨。雲捲相思都化雨，如今誰為遮風雨？

江城子

洞房昨夜說纏綿。小門前，綠如煙。暗換年華，卻付八行箋。還道相逢須夢裡，難說處，恁君憐。那人心事似鞦韆。欲推還，又牽連。知是難留，相送一嫣然。雨後忽停心字繡，敲黛筆，數池蓮。

水調歌頭

江尾霜楓怒，山外野雲空。衡陽自古佳勝，昔我舊停驄。年少楚輿風氣，懷抱裁風舉月，幾子共余同。心好屠龍技，漫費十年功。新來夢，當時醉，歷芳叢。祇今無趣，貪酒總似好龍公。或可忘蹄得兔，或又忘形失馬，且醒且朦朧。臥聽雪消息，千里折梅風。

水龍吟感木棉落花有作

一尊纔飲微醺，笑談擊碎珊瑚樹。葡萄酒釀，琉璃盞赤，傾杯便去。鮫淚冰凝，絳脂點染，杜鵑銜吐。教塵泥踏碎，化珠成碧，春分近、空濛雨。頓作滿城飛絮，嚮車前、幾回縈阻。東風漸老，羈程仍半，爭堪停佇。傾國容顏，騷人心血，忍將分付。怕春痕綠了，道旁紅影，剩雛鶯語。

摸魚兒

昔人最愛梅花。時園中清池畔植數株，值雪而放。偷折相贈，與簪花溫酒圍火填詞，不

復知有人間矣！憶其事得一闋。

算當時、便無心事，瓊枝誰為搖落？憑窗遞過三三朵，偏惹二分輕薄。羞咀嚼。怎敵得、天南地北今和昨。花飛似幕。卻折與誰簪，詞與誰和，新蟻與誰酌。飄零矣！往事幾成隱約。歸期間雪商略。東風應識昔年樹，恐費一番猜度。傾此爵。酣醉裡、隨風須到清池閣。香凝綠萼。欠囑咐風鈴，疏霜夢景，人說可羅雀。

摸魚兒別情

把芳尊、且澆青袖，鶯啼偏共難睡。一園清露真珠碧，晨月薄如新洗。風信子。又悄說、那人嬌臥慵難起。泣餘痕蹟。恰梔子花頭，荼蘼花末，過處滿凝翠。將歸去、馬上催成一紙。徘徊猶聽歌吹。情多自悔閒拋盡，此際無情能會。多少事，祇堪笑、相逢解佩今還佩。當時已碎。教去問劉郎，桃花深處，曾有我沈醉。

李政 山東大學研究生

高陽臺楊花

素影憐香，清魂借月，荒池冷墮無聲。夢杳天涯，紅塵玉宇頻驚。綺筵歌暖春風醉，引羅裙、曼舞娉婷。最關情，幾度斜陽，一樣漂萍。紛紛倦侶同誰恨？誤珍珠簾捲，油壁車輕。對語呢喃，空樓燕子難憑。暗隨流水明朝路，羨花飛、結子青青。怕孤醒，愁壓相思，淚洗殘星。

姚達兌

浪淘沙

長夜照花明，耐得寒更。夢中風盡莫驚醒。曉覺淚痕因雨濕，絃剩殘箏。手種舊同行，羅袖香馨。春衫醉拍惱多情。尊俎人前須強樂，細算年經。

三姝媚 玉蘭

啼鵲因凍雨。盡棟花煙雲，瓊葩初吐。間綠歡叢，恰新妝香冷，耳邊低語。羞度螿蟾，引蝶夢、笙歌彩羽。埋妬東風，水逝凌波，玉飛愁汝。素豔階庭蓬戶。憶綴佩釵裙，伴伊枯處。又過鞦韆，遍搜影尋蹟，舊時瑤圃。祇恐相逢，對滿日、無情青樹。惜取香鱗今夕，蛩聲正苦。

陳慧

巫山一段雲

寂寞憐深院，梧桐落晚秋。琵琶幽咽自淹流，無意替花愁。接葉惟疏影，銀絲滿畫樓。殘紅一點為誰留？明月又如鉤。

浪淘沙

漸漸柳煙明，曉夢相更。沈沈寤寐不思醒。猶恐身回人更遠，空白鳴箏。花徑有誰行？羅襪餘

馨。煢煢無意縱幽情。許是離魂循舊蹟，昨夜曾經。

關啟源

臨江僊見友人臨江僊一首辭章華美，心甚喜之。因查詞譜，細細學習，遂得一首。

日暖湖風浮倩影，纖纖最是柔情。溫香素手演秋聲。人間黃葉落，夜冷荻花輕。煙水茫茫頭更白，相逢莫問曾經。當年曲調未堪聽。音容空入夢，涕淚自霜冰。

王衛星

採桑子

君行且住安能住？見也匆匆，別也匆匆，聽得鶉啼儘是空。夢魂欲會如何會？景也朦朧，人也朦朧，奈得雲華重復重。

行香子

相對無言，花落芳園。解相思，寸寸纏綿。離愁幾許，夢繞魂牽。似江中水，水中月，月中媛。青青草長，嘒嘒鶯翩。共春去，春竟先還。斷腸何處，怕倚闌幹。看亭邊柳，柳邊渡，渡邊船。

王路

採桑子

採蓮遙想南朝事，魚出舟橫，鈿翠裙青，一片菱歌宛若縈。
霎時初月移回浦，掛在橋楹，滑落在
疏萍，香藕風從水底生。

減字木蘭花 版聚後作

連陰初定，詩興猶高兼酒興。教授兒童，夜宴開時笑醉翁。
明朝惆悵，蝶夢黃花君澹蕩。宿醉
秋回，解帶西風到曉遲。

賀新郎 夜行京廣綫上

逼仄如囚囹。夜銷凝、千山浸黑，一車馳驚。四座昏沈皆入寐，牖外清寒著雨。聽萬籟、如人低語。
百代光陰同過客，又何妨、此夜成孤旅。飛鐵鑄，競笳鼓。沈沙歷歷猶能數。遍經過、湘江宿莽，
漢南枯樹。問古今、熙攘幾許，都把高情辜負。怕寂寞、西風同訴。急景從來如水逝，奈雄關、鎖得
天風住。還越嶺，嚮南去。

李冠蘭

小重山

寒碧乘雲弄快晴，澄光搖碧落，略如冰。依稀嚮夜雨頻驚，敲窗疾，恐折小梅莖。曉看瘦紅輕。
春風將嫁處，早娉婷。東君付語囑晨鶯，殷勤帶，又被小枝擎。

李瑜

蝶戀花

庭外海棠秋立雨，不惜胭脂，不覺斜陽暮。煙水武陵迷舊路，蒼茫難問歸何處。
對燭終宵無一語，為恐曉風，遍散階前縷。紅濕堪憐人解意，天涯誰伴飄零絮？

余俊斌

蝶戀花再悼亡友

不盡荒丘悲陌路，墜屨遺簪，還覓生人語。此後閒來無一聚，山陽笛弄花千樹。
卻怨風多春易去，桂重蘭斜，佩劍懸何處。臥榻相逢非舊雨，白雲心事託飛鷺。

陳可嘉 浙江工商大學本科生

巫山一段雲 記夢尋梅不遇

夜雪牆腰老，秦箏意未通。疏籬夢落水流紅。何處覓玲瓏。倩女離魂去，春陰深幾重。冷香幽渺有無中。凝佇更愁濃。

蝶戀花落花

有感於「可堪傾國付東風」句

聽徹三番龍笛調，一霎吹香，落雪知多少。春近高樓花事了，東風頓老傾城貌。恨隔嬋娟無路到，眼底橫波，還似天涯杳。留得心殤和淚掃，癡情怕見啼紅鳥。

陳慧娟

虞美人

鴛鴦又戲春江水，寂寂人慵起。滿空飛絮水流香，閒草池塘風靜日偏長。別來祇為相思少，淚灑殘紅道。何時攜手再徘徊，不老田園相守燕歸來。

馮日虹

採桑子

一庭煙外淒涼裡，燕子長留，門繫孤舟，繫得春明落了秋。櫺櫳臺上垂簾透，月似弦鉤，彈盡離愁，半卷書香漫醉樓。

臨江僊 醉思

草草心情憑醉理，笑彈竹影搖紅。夜來玉樹過山風。雨清難覓處，明月上簾櫳。渺渺西門蝶畫影，翩翩南國來鴻。安留殘酒煞愁儂。春蘇人易醉，難得眼朦朧。

黃思雅

浪淘沙

釃酒送西風，蕭瑟秋容。落英遍地舊城東。難捨昔時相望處，絮舞芳叢。來去兩匆匆，傷緒無窮。暮霞更勝去年紅。物是人非情漸杳，意與誰同！

劉曉敏

減字木蘭花

清明又近，綠上東牆燕趙郡。南夢依依，霧靄漫漫瑩玉枝。林叢空守，沐雨櫛風長祭酒。誰解余詩，枉自牽愁鳥笑癡。

王慶強

臨江僊

江畔行吟風信起，更添幾縷秋聲。荻花臨水舞疏螢。倚亭沾月色，隔柳望漁燈。夜半寒來侵簟枕，青絲猶似霜凝。那堪舍外曉雞鳴。嶺南秋已盡，何處覓餘馨。

南師少丞 上海海事大學畢業生

踏莎行

紅粉痕輕，青箋字小，玉容明媚纖腰嫋。莫愁湖畔舞秋雲，佳人衣色連芳草。幽約遲遲，思情渺渺，花愁酒怨隨年少。何時淺醉笑相偎，楚臺夜雨聽春曉。

櫻凝

蝶戀花

雲意依稀更漏斷。波影明河，浮世真如幻。斟酌幾番人已懶，秋來重把吟箋展。流月誰探深與淺？惆悵情懷，未說腸先斷。容易無端生薄怨，碧窗夢逐飛花亂。

長亭怨慢櫻

倩誰看，紅櫻幾許。欹水橫斜，自成幽趣。一片春慵，香心休共翠禽語。醉眠初覺，渾不管、佳期誤。和月久低徊，縱瘦損、綺情無數。凝佇。歎冥頑癡小，不教東風生妒。無端夢斷，怕吹落、殘紅如雨。浩歌裡、玉帳悲風，想陌上、美人輕舞。嚮淡雨疏煙，問訊芳魂歸處。

陌上花

西窗坐久，蕭條四望，夜沈風冷。又是銷凝，依約淡煙燈影。幾番待得歸期近，卻怕恨侵雲嶺。正愁深夢淺，維舟無所，怒濤千頃。問微茫一水，東流不盡，物理世情誰省？汀上亂紅，辜負舊時清景。迴眸看取波心月，何日重磨飛鏡。有郢都怨曲，玉闌幹外，要槐花聽。

聯錄

黃天驥

廣東省政府於四川廣安鄧小平故里建「廣東林」內有「粵春亭」命擬亭聯。
南巡粵海，千家暖在心頭，春到河山滋肺腑；
西望廣安，一柱擎於宇內，功同日月照乾坤。

譚步雲

番禺蘿岡有玉岳書院者，門首原有楹帖，久之佚去上聯，惟贖「園開別有天」矣。於是
有好事者公諸天下，以期璧合之初，予對以「門闔本無地」「雲闔自無月」「工則工
矣，第意淺爾。且原作為「歇後體」，「別有天」出自青蓮山中問答「別有天地非人
間」句，則上聯亦應如此，方可相稱。苦思良久，乃得。

心靜斯無俗，步雲按：「斯無俗」者，乃「斯無俗趣」、「斯無俗韻」之歇後也（見明陸時雍詩鏡總論：「詩有靈襟，斯無俗趣矣，有慧口，斯無俗韻矣。乃知天下無俗事，無俗情，但有俗腸與俗口耳。」）。自謂差可得之。
園開別有天。

又，自懸書以來，應對者無數，好事者遂擇其佳構刊行。茲彙錄如次：

一、花落非無意誠倫，羅浮山
酥醪觀主持 步雲按：潘國欣同學「花落渾無力」近此。

二、澗落疑無地陳錦鴻 步雲按：此作與舊作近。

三、梅放何多雪李澤宣 步雲按：切羅岡舊景。

四、卷盡惟存道佚名

五、谷靜多啼鳥何亮華 步雲按：意象幾臻化境，惟不甚工。

六、雲散原非夢許敏麗

七、佛覺本無物陳光徹，普寧流
沙蓮花寺居士

八、水映常留月李鴻潤

嘻！何其紛繁也！突然皆去「山綠疑無地」原作略遠。斯亦可睹詩詞歌賦之令人癡心者也。

譚步雲 李孜明

雪路迢遙知駿馬譚步雲 隱湖激灩見游龍李孜明

編者按：乙酉冬，中山大學中文系於珠海校區舉辦古典文化常識競賽，其中有對聯一項，由譚師步雲擬上聯求對，三分鐘為限，得佳聯若干，而以李孜明所對最切時景，且有所寄寓，故置榜首。隱湖，珠海校區湖名之一。又按：原譚師下聯為「春光氤氳見靈羊。」

文 錄

祭屈原文

徐晉如

維孔誕二五五七年五月初五日庚申，陶然亭公園，甘棠古典研習社諸子，思騷人之悱惻，仰斯子之修德，遂臨滄浪之水，集獨醒之亭，並寘芳薰旨酒，清謳楚奏，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夫原以楚之同姓，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乃一見嫉於上官大夫，謀復折於張儀，斬尚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憂愁幽思，作為離騷。體兼風雅，辭微文約。太史公所謂推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惟原生丁姬周之末緒，諸侯紛紜而有問鼎之志。競時相逐之輩，咸遊乎僭主之廷，思謀一用。太史公已啟疑曰：「以彼之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其說是矣。然曲儒賤士，蘇張之徒，或可夷然行之；屈子世為楚臣，性愛芳潔，懷瑾握瑜，豈改其初度者乎？故君雖為懷、頃，而自放陵陽，披蓁茹草，猶不忘郢之魏闕也。至其牢愁鬱積之思，耿介不平之氣，尤塞滿江潭澤畔，足令地愁天慘。此所以千秋萬載，而為人思羨也。

因念人生天地間，風露衣食，莫一而非天地所賜，其所以得與天地並為三才者，豈非以有情

乎？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情謂之德，堅芳激越之情，九死不悔，乃名至德。沛然乎天地之間，莫可與京者也。後世詩人，或名詩僊，或名詩聖，而於三閭，終無能名之者，豈以其詩中之至人，人中之至德者歟？於是進辭曰：

蕭艾遍地，蕙蘭萎絕。惟世不臧，彭咸遺則。玉筍何高，閔風安陟。爾何為者，蘇世獨立。歌即山鬼，呵則古壁。遠遊所饌，桂膏柏實。荃不察情，終無磨折。九死未悔，賦情芳潔。寧赴常流，以為安宅。鬻熊不祀，三閭永績。千古騷魂，猶時仿佛。

康園雅集記二則

王衛星

其一

玄冬小春，歲在乙酉。燕雲張師、串客譚師、鍾師父子與嶺南詩社諸君會於熊德龍樓，味絲竹之清響，酌皓月之飛光。時燭搖煙景，杯轉怡情。際會風雲，愈覺氣爽。咸集少長，不拘形蹟。座中鍾、譚二師，素習太極，詠春，連拳推掌，頗具豪俠之氣，弛然而坐，則儼然晉人之風矣。而同座諸君，誦詩聯吟，間有珠璣之句，擊節謳歌，不避俚巷之曲。更有徐兄七步成章，燕師乘興論文，辭采意氣，極一時之樂。觀此一夕，逸趣橫生，非賴醉筆，文采風流，豈乏良朋。嘉會難遇，歡情可追。是以記之。雖吾筆拙才疏，難於備述，然後之覽者，窺侏儒一節，亦可以知其盛矣。丙戌年夏王衛星識。

其二

丙戌七月二十三日，燕雲張師、串客譚師、瀛生吳師、三分醉彭師、東張西望李師、瑯琊朱師，與文體網諸君宴於康樂園。舊友重逢，極道契闊；新朋初會，具是知名。淺唱清談，雖無管絃相和；長吟曼舞，頓覺風月無邊。小酌怡情，半盞足澆塊壘；暢飲開懷，百川盡歸長鯨。每至悵然將罷，三勸解頤，頽然若病，一斗消醒。席間燕師意氣，飄飄若經天之雲，滿座因之增色；瀛師神采，謙謙得君子之度，一席如坐春風。余之於酒，聞風即醺，故雖得忝列其間，而終席未嘗黏唇。然氣能感人，非託絲竹；情可醉心，何必杜康。余雖才弱筆拙，難窮酒僊百態；猶翼管窺蠡測，可傳靈心一端也。丙戌年秋王衛星識。

論 講

傳承高貴——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意義之一

張海鷗

文學遺產研究的根本意旨，應是承傳高貴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藝術審美情趣。其價值傾嚮，無疑應該是否定低級而宏揚高級，否定醜惡而頌揚美好，否定卑劣而禮讚高尚；否定庸俗而倡導高雅。

然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遺產研究，由於常常受到實用政治因素或庸俗文化因素的影響過多，因而對高貴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藝術情趣缺乏重視，甚至有所歧視。高貴和高雅大抵被視為與「人民性」相脫離的「剝削階級」的趣味。而所謂「人民性」則又被限定為反映「民生疾苦」表現「憂國憂民思想」「批判……」「反抗……」等等。

這顯然是文學觀念的歷史性失誤。這一失誤的前提是把「人民」這個概念狹隘化，等同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而把高貴和高雅等同於「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其實這些概念本不該如此狹隘，更不是如此不相容的。

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旨趣就是走嚮高貴和高雅。如同科學和自由是人類永不停

息的追求一樣，高貴和高雅也是人類永遠心儀的生存佳境。否定這一點，那就是自甘墮落。而我們半個世紀的文學遺產研究，恰恰就一直存在著這種可悲的墮落。

這種墮落當然不是孤立的學術現象，或者也並不完全是研究者們自願的，而是與整個社會對知識、知識人才、知識行業的強制性輕賤有關。這種輕賤從政治到經濟、從物質到精神，無所不在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儘管近些年來，知識被公開聲稱「尊重」了，但輕賤知識的舊體制其實並未根本改變，因而知識仍然無法真正尊貴起來。

既如此，文學遺產研究也就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歷史性的媚俗和墮落，談「人民性」就理直氣壯，談高貴和高雅則心虛、羞澀。然而，正如人們對高貴生活的追求實際上早已超出了觀念的局限一樣，人們對文學遺產的價值體認實際上也早就超出了過去所謂「人民性」的範疇。尋求高貴和高雅，畢竟是人類生存的重要的精神動力。那麼，以往文學遺產研究對哪些高貴精神和高雅情趣缺乏重視呢？

從總體看，以往半個世紀的研究一直存在重集體輕個人、重大眾輕貴族、重通俗輕典雅、重質樸輕華麗、重思想輕藝術、重造反輕昇平、重批判輕歌頌等傾向。比如一般的文學史教材，對獨立、自由的個體人格意識的關注顯然不如對憂國憂民意識的稱頌多；對個性的肯定遠不如對民族性、階級性張揚得多；在文學史的英雄譜系裡，民族英雄遠多於個人英雄。又如重唐詩輕宋詩的研究傾向，就含有重通俗輕典雅的意識。

對文學遺產的高貴精神和高雅情趣的發掘和傳承，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份耐得住寂寞的高貴情懷。在這方面，陳寅恪先生是令人景仰的。他那種堅守精神家園的文化託命人的自負，那種壁立千仞的文化守護人的自勵，那種空谷足音般的獨立學人的自持，還有他那些豐碑般的學術思想，永遠感動著後輩學人。他在王靜安先生紀念碑文中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聖賢精義，正是高貴的人類精神和學術精神在當代學人中難能可貴的遺存。

在我看來，或許陳先生和他所敬重的前輩王國維、以及他的弟子鄧廣銘先生對天水一朝的文化所作的「登峰造極」、「空前絕後」的評價，就含有宏揚高貴之意圖，因為趙宋時代的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尊重文化、尊重知識的時代。宋代文化特有一種高貴典雅的文人氣質，因而深為後代崇文嚮學之士所心儀。

作詩的門徑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作講

陳永正 主講
張星 整理
陳慧

詩人是不可教的。沒有詩人的天賦、素質，就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但寫詩的人呢，是可以培養的。寫詩的人不等於詩人，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寫詩的人會成為詩人。我天賦不高，但基本

上屬於會寫詩的人，經過努力訓練，才成為半個詩人。

王國維說，文學都是天才創作的。儘管有些人，他們不是天才，天賦也不是那麼高，但通過不斷的修養，有一條路，通過這條路啊，他創作出來的作品，可以跟第一流的作品相提並論。這條路，就是古雅。我搞書法，也給了四個字：古雅、清剛。要清，一個文人要清；文人還要有骨氣，還要剛的。我認為書法，古雅清剛，表現出一種個人的思想。詩歌也是這樣的。我以前寫女郎詞，我的老師朱庸齋先生寫出四個字：重、拙、大、深。這四個字對我影響很大，我也用這樣的方法，來改造我的詩詞。

新詩要新，舊詩要舊。我們反對寫新詩的人模仿舊體詩，也反對寫舊體詩的人，在舊體詩上拼命加上所謂新的形式、新的內容。其實一首好的詩歌啊，無所謂新，無所謂舊。如果舊體詩，平仄廢棄了，那它也就結束了生命。沒有掌握詩歌的格律，不懂得韻律，就不懂得舊體詩歌是怎麼一回事。

要當一個會寫詩的人，不難。到了三四十歲，纔要掌握格律啊，這不可能。你們現在，二十來歲，是最好的時機，也是最後的時機。

學詩要從五律入手，可進可退。進，變成七律；退，變成絕句。五律有些很好的樣板。學樣板，不要學王維、孟浩然，要學杜甫。你能不能成為一個寫詩的人，也就是你懂不懂得臨摹。要學，學古人，這是惟一的道路。學杜甫呢，是最穩的，可攻可守。杜甫可以變為李商隱，也可以變為黃庭

堅。李白是天才，他不用學。杜甫不是真正的天才，他的詩集三十多歲以後寫的纔選進來。年輕時候的詩是沒有的，他可能覺得沒有成熟。天賦很高的詩人都是早熟的，十來歲就寫得好。到你們現在這年紀啊，已經過啦。你們可以成為二流的詩人。一流，難啊，也不要指望。但是可以寫出很好的詩，祇要你們努力學。

怎麼學呢？先學對對子，掌握格律、掌握語法結構和詞彙。用一年半載練習對偶句，先杜甫，然後是陳後山、黃庭堅、賈島、李商隱、蘇東坡。尤其是蘇東坡，他的句子是很活的。把中間那四句漂亮的對偶句弄好了，前面加上兩句，後面加上兩句，就變成一首完整的律詩了。這方法很笨，但很有效。練習對句，就等於臨帖，臨帖不等於創作。臨完帖以後呢，那些東西都可以扔掉的。寫詞，也是可以拿出一些古人的標準的詞來模仿。逐句逐句地模仿，變通一下。文藝理論經常講到一個字：偷。偷格、偷意。模以名篇，達成變化，這是個非常好的辦法。要遍學古人，纔能自成一家。

先學五律，再學七律。如果你哪天真的很有感情，一定要寫詩不可，你就寫七絕、寫小令。小令跟七絕是最難的，不要隨便碰它。沒有感情的時候，你就搞對偶句，那是工作。有這麼多對偶句，其中三五句是好的，檢出來就變成一首好詩了。這是很便宜的事情，無心插柳柳成蔭。

其實寫詩啊，還有個很好的辦法：唱和。當然作為一個詩人來說，這樣就不很像詩人，但作為學習者來說，是非常好的學習方法。過去有些文學批評家、理論家非常反對和，說這是虐待

性靈。其實，蘇東坡、黃庭堅他們也是很喜歡和的。你們寫詩也可以玩一下，不要太認真。你們是學習嘛，學當詩人嘛，臨帖過程啊跟創作是兩回事。有真情實感的時候，你寫的詩，就用另外一個袋子裝起來。以前寫這些模仿的詩啊，我寫了幾百首以上。後來出詩集的時候，選了七首。這七首啊，老師在旁邊給了批語：「可傳之作。」我看到老師的批語，心裡面有數了。

寫詩是為自己寫的，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沒有功利是最好。一個人一輩子啊，寫的真詩不是太多的。但是學會寫詩呢，一輩子有用。特別是搞古典文學的人，如果不懂得寫詩，去研究古典文學、研究古典詩歌，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這詩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韻律。每一首絕句，包括古風，都非常講究韻律。有的長篇古風啊，它是一首歌，非常漂亮的歌。你吟誦出來，也覺得很迷醉的。如果你們將來能夠做到，拿起一首詩，吟誦，覺得迷醉，你就有機會成為真正的詩人。

吳夢窗長調詞寫作手法分析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作講

劉斯翰 主講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晚號覺翁，四明（浙江寧波鄞縣）人。約生於宋寧宗開禧（一一〇五）前後，本姓翁氏，出後於外家，改姓吳。少好文辭，不攻舉業，故未嘗得志於場屋。一生為幕僚、清客，往來蘇杭間，大約死於南宋滅亡（一二七九）前後，得年七十歲左右。其詞風自樹一格。（才

氣——原創力；詞采——李賀、溫李；法度——清真）元明兩代不好夢窗，幾成絕響。明末清初，毛晉刻甲乙丙丁稿，使夢窗詞重新流傳。清代詞學復興，夢窗詞重新受到重視，周濟更列為宋四家詞之一派領袖，提出：「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治詞途徑。逮於晚清，朱彊村極力推崇之，學夢窗詞蔚成風氣，吳梅稱：「近世學夢窗者幾半天下。」但能真正得髓者並不多，其中粵人楊鐵夫、陳洵可稱入室，楊著吳夢窗詞箋釋（一九三六年無錫民生印書館，一九九二年廣東人民出版社重印）用力甚勤，陳洵由夢窗悟入，著海綃詞、海綃說詞，實為晚清民初夢窗詞熱的碩果。

夢窗得繼清真，自宋人已有此論。尹煥曰：「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沈義父曰：「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

陳洵提出：「以澀求夢窗，不如以留求夢窗。」「詞筆莫妙於留。蓋能留則不盡而有餘味，離合順逆皆可隨意指揮，而深沈渾厚皆由此得。」筆者認為，海綃之意，是以「留」為基本大法，而以「復、伸縮、鉤勒、照應、提煞、脫換、離合順逆、空際轉身、潛氣內轉、筆筆斷筆筆續」等諸手法作為具體手法。這其實也可視為清真之法，或者說就是婉約詞長調的寫作手法之集大成。

詞發展到長調，不僅是篇幅的加長、內容的加大，而是較之小令，在寫作方式上發生了一個質變。前人不說柳永（善於鋪排），不說東坡（以詩、文法入詞），而專門推重清真，其實就是基

於這一點。下及南宋、清代，真正明白並且掌握清真、夢窗這一不傳之秘的人極少，一般填詞家，往往祇是將小令寫法應用到長調上，實現其篇幅、內容的長大而已。不能說這樣的詞不好，事實上也有不少佳作，但若從寫作手法的理解和探索，以及運用來說，他們與清真、夢窗確實有著淺深之別、高下之別。至於周吳這種長調寫作手法對於我們的創作之啟發，在我看來，就更是意味深長。至於張炎評：「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斷。」雖然十分著名，卻祇表明他完全未能讀懂夢窗。王觀堂「映夢窗，零亂碧」不過拾張氏之牙後慧耳。後來半世紀中對夢窗詞的批評、否定，皆沿襲之。近人陳邦炎合前人之論謂夢窗詞「深思深窈、風格麗密、造語幽曲、隸事繁富」，實際祇是概括其風格之表象，並未能深及夢窗詞對宛約體慢詞寫作手法的貢獻。

夢窗詞毛病，一是喜生造字詞，但往往不夠渾成，是創造能力所限，較之李賀、溫庭筠、周邦彥可見，後人譏其「過嗜餛飩」者，蓋即為此。二是過重法度，以至紆曲，故其氣象、境界上焉者雜而不純，下焉者尤卑瑣膚廓。這兩點可為其致命傷，以詞境而論詞，總體而言，夢窗詞算不得高，這一點不必諱言。但正如周濟之評：「若其虛實並到之作，雖清真不過也。」在我看來，夢窗詞主要是在慢詞寫作技法上，值得後人研究和繼承。

宴清都連理海棠

繡幄鴛鴦柱。紅情密、膩雲低護秦樹。閱耕錄：「秦中有雙株海棠，高數十丈。」芳根兼倚，花梢鈿合，錦屏人妒。東風

睡足交枝，正夢枕、瑤釵燕股。障豔蠟、滿照歡叢，蘇軾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嫠蟾冷落羞度。嫠蟾，月

也。人間萬感幽單，華清慣浴，白居易長恨歌：「春風吹露，李自清平調：「春風吹露，李自清平調：「春風吹露，李自清平調：」春盡風露。李白清平調：「春風吹露，李自清平調：」連鬟並暖，同心共結，

嚮承恩處。憑誰為歌長恨，暗殿鎖、秋燈夜語？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敘舊期、不負春

盟，紅朝翠暮。

【說】

此詠連理海棠。可概見吳氏詠物詞之法度。

南宋婉約派慢詞中，詠物為一重要現象，尤其中晚期詞家，例如王碧山就是一個典型。詠物以寄託，溯沿甚古，屈原橘頌始發其端，「美人香草」遂成流派，慢詞之詠物，以白描、藻繪、故實、寓意混合為一，又重視警句傳神，如畫中之工筆，名匠之器物，令人把玩無斁，以是稱美一時。

此詞純是詠物，並無更深寓意，我們主要看它的寫作手法。上闕全用描摹，反覆鉤勒：首二句正寫——「鴛鴦」映連理，「秦樹」映海棠，移用不得；三四五句側寫——錦屏人妒其「兼倚」，「鈿合」，六七句鉤勒——「瑤釵燕股」，「東風睡足」是錦屏人又是海棠；八九句再鉤勒——「嫠蟾」是錦屏人影子，總以一「妒」字鉤帶上下，而時空陡轉（由朝到夜），典故（常娥）始見。下闕由常娥引伸，「幽單」之感，天上人間同慨；運用典故——以李楊之始合終散，再作反襯，而「妒」字波瀾翻覆，將感慨推上高潮。「敘舊」二句，筆墨陡轉，

仍歸到海棠歲歲連理不絕作結，「朝暮」呼應上闕，章法一絲不走。

缺點是白描不足，且乏警策（句意）雖運用深細，可謂「字字有脈絡」，然而未臻上乘，不成名作。

霜花腴重陽前一日泛石湖

翠微路窄，翠微：此指山。醉晚風，憑誰為整欷冠？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笑僂僂人為正冠。」霜飽花腴，燭消人瘦，秋光做也都

難。病懷強寬。杜甫九日：「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恨雁聲、偏落歌前。記年時、舊宿淒涼，暮煙秋雨野橋寒。

杜牧楓橋：「暮煙秋雨過楓橋。」妝靨鬢英爭艷，度清商一曲，暗墜金蟬。金蟬，漸唐書百官誌：「古散騎常侍二人……分左右隸門下、中書省，金蟬、珥貂。」此泛指貴官冠飾。

芳節多陰，蘭情稀會，晴暉稱拂吟箋。更移畫船，引佩環、邀下嬋娟。嬋娟，此指月，按，全句暗化用李商隱「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鬥嬋娟」詩

意。算明朝、未了重陽，紫萸應耐看。杜甫九日：「醉把茱萸仔細看。」

【說】

此吳氏名作。

起三句寫游興將闌，首句遙望遠嶺，暗點並未登高；次句「醉」字，可見已飲不少，「晚」字，是時近黃昏；第三句用事鉤勒，並點出重九。「霜飽」三句，逼出病起。「病懷」句即點出「強寬」二字，仍關合杜句，四字關合上下。「強寬」故有遊湖之興，「病懷」故有後文種種嗟嘆。剛說病懷，便轉強寬，纔說強寬，又轉「恨雁」，數字之中筆力旋折有力，所謂「潛氣內轉」。「雁聲」「歌聲」彼此激射，著一「恨」字，尤覺曲折。此類用筆乃夢窗長技，最宜

體會。既是「強寬不得」而「記年」以下，提起往事，再加鉤勒，更覺悲情難遣耳。綃翁評云：「病懷強寬」領起，「恨雁聲偏落歌前」轉身，纔「寬」又「恨」，纔「恨」便「記」，以提為煞。下片起三句寫持酒聽歌，與上片結句之淒寂對起，形成強烈反襯，是斷；然而又遙接「歌前」加以細寫，則是續，此乃所謂斷續之法，是周吳章法經營特色處。「芳節」三句，總括游湖，既是鉤勒，又歸到寫詞。「晴暉」二字，與「晚風」遙應。「更移」三句，敘事之引伸，「佩環」應歌人，「嬋娟」點月出，移船就月，清興未闌也。「算明朝」三句，以抒情作結，仍借杜甫「醉把茱萸仔細看」為明日重陽再伸一筆，一結悠然不盡。

上片先寫未登高（暗寫「病起游湖」）再寫病起散悶，再寫聞雁憶舊，一片淒涼心境；下片由「歌前」引入，先寫聽歌，再寫唱酬，再寫賞月，一片游湖之樂。留意全篇節奏，要知夢窗擅長樂理，此詞即為其自度曲：起二節皆順接舒展，至「病懷強寬」四字為一節，故有頓斷之感。而其後即一變，各節皆以逆接，節奏緊湊。「記年時」一節，則又稍歸平緩。下片「妝靨」一節飽滿，「芳節」一節鬆散，「更移」一節流動，「算明」一節幽渺。既富含變化，又漸次舒展。綃翁評云：上文奇峰迭起，去路卻極坦夷。細味之，可仿佛感受其樂韻也。

八聲甘州靈巖靈巖，吳郡誌：「靈巖山，即古石鼓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宮、琴臺、響屐廊。」（據朱孝臧箋）陪庾幕諸公游

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厓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徑酸風射眼，膩水

染花腥。范成大吳郡誌：「采香徑，在香山之傍，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使美人泛舟於溪以采香。今自靈巖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徑」。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東關酸風射眸子。」時鞞雙鴛響，

雙鴛，指廊葉秋聲。宮裡吳王沈醉，李商隱：吳宮，吳王宴罷滿宮醉。吳王，指夫差。倩五湖倦客，吳越春秋：越既滅吳，大夫范蠡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

所適。獨釣醒醒。問蒼天無語，華髮奈山青。水涵空、闌幹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

上琴臺去，秋與雲平。

【說】

紹定壬辰（一二三二），吳氏年約三十餘歲，入蘇州倉幕供職，流連吳會十二年（據楊鐵夫所訂年譜）前霜花映泛石湖與此詞即這一時期作品。

上闕專寫靈巖，奇幻處有長吉神韻。下闕弔古，「吳王」「范蠡」一醉一醒，十五字抵得一部吳越春秋，才力過人遠矣，然亦如此而已，非有如綃翁之深意也。「問天」二句，借范蠡事發一感慨作結，略同東坡「故國神遊」數句，而更加隱括。「水涵」以下，登臨送目，呼酒琴臺，先抑後揚，倡嘆無盡。「水涵」二句，伸足「山青」餘氣，「連呼」二句，復承上闕，囊括靈巖勝蹟，又點染與庾幕諸公遊也。此詞極意經營，而才氣揮灑出之，風神跌宕，脫略形蹟，是吳詞之佳境，當可持以出南宋婉約諸家一頭地也。

可注意者：首句五字含五義；「幻」字、「問」字是領起亦是收拾；「水涵」以後一氣直下，而俯仰、高下、近遠，信筆揮灑，略無滯礙。「連呼」三句，逆折而上境界愈闊，又不忘與諸公遊題旨，收合豪而不放，有若大王作草。

高陽臺豐樂樓 在杭州府西湧金門外，初名聚樂亭，又名聳翠樓。咸淳臨安誌云：樓據西湖之會，千峰環繞，分韻得如字一碧萬頃，柳灑花塢，歷歷臨間。而游橈畫船，棹謳堤唱，往往會合於樓下，為遊覽之最。

修竹凝妝，垂楊駐馬，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王維少憑闌淺畫成圖。山色誰題樓前有

雁斜書。東風緊送斜陽下，弄舊寒、晚酒醒餘。自銷凝、能幾花前，頓老相如。相如，漢大賦家

家自傷春不在高樓上，在燈前欹枕，雨外熏爐。怕艤遊船，臨流可奈清臞。飛紅若到西湖

底，攪翠瀾、總是愁魚。姜夔饒歌吹曲：「百萬愁鱗躍春水。」莫重來，吹盡香綿，淚滿平蕪。

【說】

此詞當作於離開蘇州倉幕，移居杭州以後。時在淳祐三年（一二四三）至十一年之間，或在吳潛幕（淳祐九年之後）中。時夢窗年約當五十前後。

全詞主旨在傷春，寫春愁（一種對人生的無可名狀的悵惘）。上片直以樓中眼前之景寫傷春。起數句寫豐樂樓情景，若有離情，終祇淡淡而已。其以對為起，以問為接，平淡中顯出變化。

「東風」以下急轉，人物感慨聯翩並至耳。「緊」字「舊」字「頓」字，都宜玩味。下片以

「傷春」領起，既緊接上文，又點明詞旨。「傷春不在高樓上」，乃推開去作鉤勒。「燈前」

也，「雨外」也，「遊船」皆是也，更寫「湖底愁魚」，肆意出奇。「莫重」以下，歸反目前，又

推想將來春盡之景以結。下片極意騰挪，步步緊迫，高潮疊起，妙筆神來，而吐屬自然，了無隔

礙，使人讀罷有天風海雨逼人之感。不意分韻命題，猝然得此佳構，吳氏才高，於以可見也。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展與詩文證史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作講

景蜀慧 主講

在古代，文學通常指儒學，漢以後更特指儒家經學。我們今天所謂「文學」，中古時期一般稱作文章、辭章、詩文。

一、文史之別

司馬遷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古代儒家以六經教化天下，但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功能是不同的。

中古以後興盛發展的文學和史學，實際上都是經學分化的產物。

自從史學從經學中分化出來，文學也具有了自身的獨立價值之後，史與詩在功能作用乃至於撰寫上，更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從功能上來說，史者記事記言，並希望從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完善治國之道，司馬遷所謂史者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所關注的是天道好壞世道治亂，所以在敘寫要求上，記錄歷史，要不虛美，不隱惡，忠實事實，以直為貴，用筆簡要，浮詞務去；但抒情性的詩文則不同，詩序所言是所謂「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表現的是一種個人主觀興

發感奮的內心情感活動，也可以說，是非常個人化、情感化的視角與表述。所以詩人在寫作的時候，要注重比興聯想，搖蕩多情，多用修飾，講究詞藻，以曲為美。

經學衰落後，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經學，承擔起某些教化的功能，所以當時的觀念上，史學的地位高要高於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常常是「經史」並提，人們通過讀史，「通古今而篤名教」，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袁宏後漢紀自序）如此重大的責任，使史傳的作者，著述時必須書法嚴謹，人們也每每將著史視為學者學問的高深境界。相形之下，文章卻不過是經史之餘，沒有什麼經邦治國的大功用，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曹植言：「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助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曹植此言表明當時人對著文章和著史的不同觀感。他認為人生的最高理想是要建立功業，此理想無法實現，則至少要去著書，這書乃是採自史官實錄，能關乎時俗得失、聖人教化之本的史書，並希望像史記一樣，能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使自己賴以不朽。最不願的，就是徒以翰墨為助績，辭頌為君子，做一個文學家。這種觀念影響很大，當時許多有點才略的人都恥於做一純粹吟風弄月，精於辭藻的詩人（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幹、王粲

等都是)相應的就是人們對詩文作品中的史學價值也總是看得很低,雖然唐宋以後就有詩史之說,但後來之學者,卻極少把文學作品視為信史。

二、文史相通之處

非常個人化抒情化的詩文作品中究竟有沒有包含對歷史研究有價值的材料信息?這在今天恰恰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關鍵是用什麼樣的眼光和視角來看。

按中國古代學術文化中文史不分家的傳統,以抒情言志為主的中國古代詩作,本身即有一些與史相通的成份,具有有某種潛在的史料價值。儒家傳統詩教之說認為詩有「興」

「觀」「群」「怨」四大功用,何謂「觀」?或曰「觀風俗之盛衰」鄭玄說或曰「考見得

失」朱熹說詩所以「可以觀」,本身即要求詩人在詩中反映社會現實,使讀者藉以觀察瞭解

各地之風俗民情,時運之隆汙盛衰。漢書藝文志言樂府詩之收集創作,亦強調其可以「觀

風俗,知厚薄」之功用。又何謂「怨」?怨者曰「怨刺上政」孔安國說一方面在詩中揭露反映統

治者的過失、政治的不良,同時也表明詩人對黑暗社會的批評態度;而在詩教中最重要的

「興」曰「感發表意」朱熹說也就是將人們內心的哀樂喜怒哀慕之情用詩的方式引發抒

寫出來,是社會情感心理的最直接表述。

其後屈原在離騷中,還進一步發展了「詩可以興」的表現手法和表現範圍。「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比於君;宓妃佚女,以喻賢

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王逸離騷經序）特別是他用夫婦之間親疏離合的怨慕關繫來比喻他和君主之間的政治關繫的寫法，在古代詩人乃至士大夫的思想和創作中，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清代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的序：「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變，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傳統詩歌中有相當一部分描寫男女愛情、吟詠風光物候的詩詞，實際上是託喻詩，都是借男女情感等寫政治關繫，暗含了作者所處時代的某些社會衝突，或某些難以明言的政治真相。從古詩十九首到曹植詩、阮籍詩，以至唐代張九齡、李白、杜甫、李商隱，清代吳梅村的詩，莫不如此。所以深知政治的清代名臣曾國藩說：「古人以不遇為不偶，詩騷之稱美人，皆求君求友也。」如果注意到古代文學的這一敘寫傳統，對古代抒情詩借美人香草來寫政治歷史，就不能以所謂「牽合」「比附」視之。而這些社會政治內涵具體反映在詩人之作裡，遂使詩與史之間有了一種特別之關聯。

可以說，古代詩人秉承詩騷傳統，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詩文創作之中，將自己所歷時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以及社會風習的狀況連同自己的襟懷抱負精神情感生活一齊寫入，實際上為後人留下了大量反映當時時代現實包括社會心靈史、思想文化史的第一手材料。已故著名學者兼詩人劉永濟先生有一個觀點，他說：「詞人抒情，其為術至廣，技亦至巧。然而苟其情果真且深，其詞果出肺腑之奧，又果具有民胞物與之懷，則一己通塞之言，遊目

騁懷之作，未嘗不可以窺見其世之污隆。」由於這些材料一般來說未曾經過史家選擇性的取捨改造，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與感性色彩，反而更容易從中感知古代社會某些領域之真實原貌。

不僅如此，詩文作品中有些可以用作史料的東西，是官修正史中難以看到的。繆彥威師曾指出：「各種古書所記載的多是古人活動的表面事蹟，至於古人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在史書中是不易找到的，祇有在文學作品中纔能探尋出來。所以文學作品是心聲，一個歷史人物的文學作品是他一個人的心聲，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則代表著這一個時代的心聲。」

比如，一個時代詩文中所體現的一個時代的抽象文化精神，就留給我們一個獨特的理解歷史的窗口。亞里斯多德詩學中說，「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因為歷史家與詩人的差別在於，前者敘述已發生的事，後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於哲學意味。」西方人文歷史學家如克羅齊、柯林伍德等認為，人文歷史是不能祇從外部去觀察的，要從內心即個人的目的、希望、觀念、價值、決心去瞭解。外在的政治社會結構也每每是由內在的價值觀所決定。但是在傳統正史以帝王將相、王朝更替為中心的「宏大敘事」方式中，我們卻往往很難看到歷史的主體——普通人的內心情感、觀念、價值追求的層面，而這樣，也就很難深入理解到歷史的某些本質的東

西——譬如思想文化史學所認為的作為文化主體的觀念信仰系統。受西方影響的、強調科學性的新史學治史，注重社會的結構、組織、制度、政治經濟發展狀況等方面的研究。從這些方面觀察歷史，固然能夠使我們在認識古代社會歷史時有一較為科學準確的尺度，但是這樣看歷史，其實類似於西醫的解剖學方法，有一定局限性。過去的時代就像一個死去的人，它留下了可以看見的軀體或骨架的遺蹟，我們可以通過解剖，弄清它的呼吸系統、消化系統、運動系統，知道它的骨骼、肌肉、血管等，但如果我們找不到它的精神或靈魂，我們就無法真正使它在我們的認識中復活，我們也永遠想象不到它元氣運行時的鮮活動態，感受不到它獨特的性格。而一個歷史時代的靈魂精神，會附著在哪裡呢？不言而喻，是在它的抽象文化（最狹義）的凝結物裡，如哲學、藝術、宗教、文學等，而純粹意義上的詩歌，正是其中最纖細嬌嫩靈敏的部分，王通說聖人述詩，「興衰之由顯」，清人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論杜詩說：「史家祇載得一時事蹟，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所謂興衰之由、一時氣運，正是一個時代內部的風氣人心文化習尚，它們是一個朝代的精神本質，對社會和人的影響真實而久遠。而古代詩人作為「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在其作品裡對它們的「富於哲學意味」的表述，對於我們深刻而有血有肉地體認理解一個歷史時代，其價值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陳先生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可為一證）

三、魏晉以來的文學發展以及這一時期詩文的史料價值

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文學發展的基本概況：

這一時期文學和前代相比，有了很突出的發展。這當然是和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文心雕龍時序篇有關建安文學的一段著名議論說出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繁榮的原因：「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亂世，戰亂不絕，政權更迭頻繁，社會矛盾尖銳，階級鬥爭、民族鬥爭與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鬥爭錯綜複雜，政局經常變化。由於處境，這一時代的詩人與後世唐宋詩人的心境迥異，他們處世維艱，不論入仕與隱居，均在不同情況下，不同程度上，受到心靈或肉體上的打擊，由此造成他們在複雜環境中的種種複雜心情，而這種心情，又往往通過詩文作品隱微曲折地表現出來。所以，一方面是文人士大夫目睹世亂，在社會中痛苦地感受到理想與現實的強烈沖突，以及殘酷現實對自身個體存在的巨大威脅；另一方面是士人在精神人格方面的覺醒覺悟，詩人、文士渴望精神生命的長久延續，瞭解到真正不朽而流傳久遠的東西祇能是那些具有永恆魅力的人的內在精神凝集。「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典論論文）在政治理想受挫，價值取嚮轉換調整之際，將個人的志趣轉嚮廣泛的文化方面，對文學創作投注了空前的熱情，極大地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繁榮發展。

文士先是本著「明乎得失之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的傳統詩

人宗旨，以激烈的情懷針砭流俗，抨擊黑暗，表達用世之志，抒發憂生憂世之慨，創作了許多慷慨激昂，直面現實的「載道」之作；而在這一過程中，文士又藉詩文創作擺脫世事的困擾，娛悅精神，怡養性情，逐漸開發了文學所蘊含的怡情審美的娛樂價值。文學創作沿自身規律嚮前發展，因文士不同的創作主張初步分流別派，「新變」代出，在作品的題材風格形式諸方面屢有開拓。文學的社會影響日益擴大了。和以前傳統的「文以載道」不同，這一時期，詩文創作有了不依於其它任何事物的自身獨立價值，表現的領域大為拓寬，作品所折射的時代內容，廣泛涉及社會生活、思想文化乃至於個人的情感心態。如果我們能把它們看作史料，其內容已遠遠超出傳統政治史、軍事史、王朝更替史或帝王家史之範圍。

這一時期的詩文作品的史料價值主要表現在哪裡呢？

具體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文的史料價值，至少體現為三方面：其一是其中所廣泛涉及到的當時政治、思想、文化、社會風習、個人生活等內容，直接可補正史之闕；其二是從建安到南北朝詩文所表現出來的四百年間的文學變遷，有助於我們動感地看到整個時代思想、文化、社會的變化過程，有時候，一種文學形式的產生和流行本身，就具有某種深刻的社會或文化的內涵，像這一時期五言詩、志人、志怪小說的出現等等，都是例子；其三是借抒情言志或隱或顯表露出來的大量個人情感心態成分，本身即構成當時歷史的一個側面。就最後一點而言，詩文的史料價值，尤其顯得重要。這一時期作者在詩文中表現出的思想情感，不

僅讓我們觸及歷史最隱密的角落——人的心靈，而且也觸及到文化的內蘊精義或曰文化的內核（思想文化史學Intellectual History認為此點是構成人類歷史的最重要因素）。文士詩文所反映的，不僅是文士個人對其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的感受，也不僅為我們研究理解該文士精神心理、個性人格的第一手資料，還正如西方心態史學一派所認為的，個人心態中，包含了整個時代的集體心態成份。作為這一時期廣大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文士在詩文中表露出來的那些苦悶、哀傷、憂懼、感憤的複雜情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那些今天看來多少有些奇怪、異常、不可理喻的習尚風氣（按胡適的話說，它們正屬於最可注意的社會史實），對我們深入認識這一時期歷史有重要價值，能使我們如清人汪中所言，「於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整個社會和廣大知識分子階層的基本精神人格特質，注意到人的思想、意識、精神的歷史意義，看到歷史沒有明晰表現出來的部分以及古今社會的變化不同之處。

可用於證史的魏晉南北朝詩文，區分下來可歸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白描寫實方式直接表現當時社會風貌、民情習俗、生活方式、觀念信仰、民族關繫狀況，甚至真實記述一些親歷之歷史事件（如建安中被稱為漢末「詩史」之作的曹操薤露、蒿裏、苦寒行、曹植送應氏、王粲的七哀詩、蔡琰的悲憤詩到陶淵明形影神、謝靈運述祖德、山居賦、南朝宮體詩中詠器物服飾之詩、南北朝民間樂府詩等等）其中之描述，或可和正史所記相印證，或可作今日治政治、

經濟、學術、文化、社會生活史的重要史料來源。

另一類可以證史的詩文，屬於未必在明白可視的範圍內反映史實，但卻從某些正史所不載的方面，用隱晦曲折，比興用典的筆法，深刻地揭示時代社會本質，反映士人心態，透露歷史真相的作品，或可稱為用隱筆曲筆的「詩史」之作。其中以阮籍之詠懷詩、部分陶詩、庾信的某些詩賦最為典型。這類詩文創作的時代，往往是在易代之際或政治、民族矛盾特別尖銳的時期，作為對所遭遇的黑暗時代僅可能有的真實記錄，大多採用隱晦用典的手法，「用古典以述今事……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金明館叢稿初編讀哀江南賦）在迷離恍惚，詭譎幽麗的風格下面，隱藏某些當時不可明言的歷史事件，包括作者對所發生事件的強烈感情。（陳先生認為，產生於特定歷史環境中的文學作品，一定是有感而發，「必更有實事實語，可資印證者在。」）用這一類詩文材料認識當時士人之心靈世界，意義最為不凡，但解讀上也最為困難。（這類詩文中，還有一部分屬於同時在明暗兩面關涉史實之作。其明的一面，可以直接證史，暗的一面，則須另作分析探索，以發現其中歷史真相之蛛絲馬蹟。）

詩文的史料價值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這當然有待於我們的不斷發掘，就個人看，至少這兩大類詩文材料主要從四個方面歷史呈現了與正史不同的歷史層面：一、對歷史細節的補充，（不要小看這種補充，這種展現個體生活具體細節的描述，以及個人對歷史的獨特感

受，構成了歷史最鮮活生動的一面；二、對歷史真相的揭示，如阮籍《詠懷》第十六首、《詠懷》第六十五首、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第九首「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陶淵明《述酒》等；三、歷史中人們的心靈感受，如何晏擬古詩、向秀《思舊賦》；四、詩文作品中的社會生活風尚習俗展現，如曹植、嵇康、郭璞等人的遊僊詩等。

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在於我們怎樣去看，是否「善逆其志」。如果用史學的眼光來看詩文，用史學的方法來求證詩文，那傳統的詩文裡就有極大的史的意義。

四、詩文證史的方法及運用

儘管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文的史料價值從總體上可以確認，但是要充分對其加以發掘利用，卻並非輕而易舉之事。這一時期伴隨「人的覺醒」和「文的覺醒」，詩人們開始注重在詩作中表現個人之情感、意志和個性，但由於面臨的是一個戰亂頻繁、矛盾尖銳、政局經常變化的亂世，艱難的處境，造成他們在複雜環境中的種種複雜心情。這種心情，又往往祇能通過詩歌隱微曲折地表現出來。在其外在生存條件不允許這一時代文人直接表達其政治與思想觀感的情況下，作者也祇能用隱晦的典故形式暗喻時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每使其作呈現「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的風格特點，一篇作品之中，往往隱有兩重以上內涵意蘊。這些含義多重的詩文作品，其深旨當然非一般意義上的釋讀所能揭示。此時期之詩歌，尤其是文人之五言詩，雖反映的社會生活層面日益深廣，卻基本上尚屬古體，抒情為

多且崇尚簡古渾融，與唐以後近體詩注重名物對偶，狀物徵實，多敘事且每包含時、地、人諸因素不同，頗難藉以考據具體制度事件，故作為史料，利用上和唐詩有較大不同，難度也要更大一些。

陳先生曾經說，「一時代之新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凡運用新材料以研究新問題，又常常有賴於一種新方法的使用。利用文學方面的材料進行史學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陳寅恪先生所倡立的「文史互證」方法。換言之，陳先生的「文史互證」之法，正是他用於更新史學研究，創立新的研究範式的重要方法。

通俗而言，文史互證就是以史學之眼光和方法證詩，並以詩作時代之制度、政治、文化、社會習俗等材料與詩中所描述之相印證，不僅在治詩和治史方面均開辟新材料來源，而且也有從考源流、求通變的史學方法角度理解傳統詩歌的成分。從內涵上分析，「文史互證」方法主要包含了側重不同的兩層意義：其一是從史學角度考證詩文，即用史家廣博豐厚的歷史文化知識，對古詩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淺解、誤解之字、詞、出典等，從歷史的角度層面予以透闢的考訂辨誤解說，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詩中所含與當時歷史事實有關的「今典」成分，其旨趣所在，應該說不在評說詩之美惡、藝術之高下，而是在求其通解，尋找其真相；其二即是以詩文為史料，用所謂「歷史之眼光」，汪榮祖語通過發現其中時間、地域、人物等史

料成份，分析詩中之古典與今典，並與史籍所載相參證，從而更全面地把握歷史真相，對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處之時代社會達到真正「同情之瞭解」。

「文史互證」作為一種融匯了傳統的訓詁考據學方法，宋代以來的史學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學、語言學、詮釋學理論的若干精華成份的研究方法，並不是僅以詩文材料作為史書內容平面之補充。其奧妙所在，是注重多學科間的廣泛聯係，打破局限，全方位立體而多維地透視研究對象。深諳王國維「二重證據法」之陳先生，於詩文類材料，真正更重視的，是其與正史不同的觀察與敘事角度，因此在採用這類材料考證歷史時，亦往往使用辯證的方式，在考證上突破了傳統的樸學方法。「主要不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訓詁，而是著眼於事物的相互聯係，找出事物發展的過程，使考證立於更為可靠的基礎。」（胡守為略談陳寅恪先生的詩文證史，載學林漫錄第五集）「運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達成自己所透視所理解的新結論。」在這方面，陳先生的研究範例是很多的，如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即是用當時新興之佚事（或曰志人）小說之材料，以及陶、謝詩中材料，從不同的視角，觀察歷史並與正史中的記載相映證，從微至著，係統全面又具體而微地闡述了魏晉清談的歷史。

用詩文證史，至少要求治史者在解讀時做到以下幾點：首先，對傳統正史文獻史料要有足夠的熟悉和掌握，如果沒有這一點作為起碼的基礎，用詩文證史就根本無從談起，至多祇

能在鑒賞的層面而已。前面已經說了，文史互證法有類於「二重證據法」，傳統史籍中的材料與詩文材料能夠相互參證，纔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借用陳先生在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中論金石碑刻與史傳關係的一段話：「自昔長於金石之學者，必為深研經史之人，非通經無以釋金文，非治史無以證石刻。群經諸史，乃古史資料多數之所匯集，金文石刻，則其少數脫離之片段，未有不瞭解多數匯集之資料，而能考釋少數脫離之片段不誤者。」在此方面，陳先生素來主張必須要對舊材料很熟悉，纔能利用新材料。對零星片斷的新材料而言，祇有熟知舊材料，纔能把新材料安排在證史的適當環節上。

其次，要如陳先生所言，對作品有所感，即治史者要具有相當的欣賞感悟能力，以深摯的情懷去感受古人的文學作品，「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應當指出，此實為陳先生「文史互證」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特點。綜觀先生所有以詩文證史之文，其中都儼然有先生個人之一份情感關懷在，從較早之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到晚年之柳如是別傳，莫不如此。借用王國維論詞之語，其文史互證方法，乃是一「有我之境」，故能以己心而「遙接作者之心於千百年之上。」余英時語

其三，要對作者其人其文，「具瞭解之同情」，在明瞭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之前提下，求得同情之真瞭解，而不可「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如魯迅所說：「自設為古一人，返其舊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與

之批評，」如是而考析其詩文，庶可免隔閡膚廓或主觀臆說之病。陳先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文中，論及陶淵明之政治主張，以為惟沈約宋書陶淵明傳所言最為可信，其判斷即是建立在詳知陶淵明家世及宗教信仰之基礎上。陳先生說：「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所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具有此種不凡之眼光，是陳先生文史互證之特點之一。他的很多著作，在證史而外，復多通闡，其闡釋實為建立在「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基礎上的一種高層次理解，故能表現出高超之史識。而那種以今視古，「取己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志尚行動」的治史方法，則為先生所不取。

其四，對詩文所含典故，要按陳先生所提出的「解釋詞句，徵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故須考知此事發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為解釋。否則，雖似相合，而實不可能」之原則，仔細而審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個人體會，所謂古典與今典，兩者表裡相維，相互補充。其中古典是「文」，解讀中務求考得其最切近和最為可能之出處；今典則是「史」，必須要考知

其發生之時、地、人諸因素以及與作者之關係，即「須推得作者有聞見之可能，」分辨作者本人接近所涉史事之條件以及是否有可能將其事寫入詩文之中，以判斷該詩文材料所反映史實的價值大小，兼以得知有關史事在當時社會中影響的程度範圍。在此基礎上，始可分析論證解釋其真正意義所在，或曰「闡釋這同一『符號』的兩重意義，從兩個或多個層面上闡明其背後的文化關係。」姜伯勤語否則不免南轅北轍，郢書燕說之病。

最後，欲作到以上諸端，特需治史者有廣博深厚的學術功力，具備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學及西方哲學、史學、文學、詮釋學等多方面的基本知識和理論修養工夫。對於我們，要做到這一點是最為困難的，也是最需要我們努力的。

還需說明的是，並非所有涉及史事的詩文都可用於證史。不可否認，作為抒情言志之作，古人之詩文作品本身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或主觀傾嚮，作者忠於客觀事實的品質如何，直接影響到其詩文的史料價值高低。此時期，常見到某些文士出於黨派集團之私，在詩文中隱惡虛美，違背真實的情形；亦有文人，將道聽途說的第二、三手材料寫入詩文，常令後世讀者真假莫辨，用以證史，亦可能謬以千里。許多對詩文能否證史的懷疑，正是因此而發。如何避免這方面的偏差？中山大學校訓中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我們指出了一個答案，遵循這樣的原則，可以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掌握運用這一境界很高的治史方法。

筭記

「濫觴」考

譚步雲

某日，有客問「濫觴」。予率爾應曰：「殆始自『曲水流觴』者。」寔失之麤粗！考晉時所謂「曲水流觴」，甚有淵源。晉人束皙嘗云：「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其後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即其遺事。」（續事始引晉書）然表「原本」義，則見荀子子道，辭曰：「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若束氏所言不虛，是知荀子所云可直溯周公卜洛事。雖然，於學問一道，則不可不慎也。因援筆以志予過。

後讀荊楚歲時記，其「曲水流杯」條下有云：「按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流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為曲水祠，二漢相沿，皆成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為陽城令。」於此可知「濫觴」復有他義。辭典皆失載，獨予得之，不亦失之東隅者乎？

兼葭館讀詩笥記選錄其一

馮永軍

錢鍾書詩亦喜用清人詩句，茲略舉數例，以見余言不妄。如巴黎歸國尾聯「拈出江南何物句，梅村心事有同憐。」用吳梅村遣懷「關河蕭索暮雲酣，流落鄉心太不堪。書劍尚堪驅使在，世間何物是江南。」錢鍾書發昆明電報絳首聯「預想迎門笑破顏，不辭觸熱為君還。」用厲樊榭悼亡詩「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句。後大傑來京夜過有詩即錢其南還尾聯「預想迎門人一笑，好風吹送日邊還」亦用此句。又如再示叔子尾聯「今日朱顏兩年少，宋王官職恐虛期。」句末自注：漁洋寄漫堂絕句云「當日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答叔子其二尾聯「宋王位業言猶在，贏得華年尚黑頭」重用此事。漁洋此詩眾說紛紜，或以宋犖不足以羽翼漁洋，然四庫總目提要云：「此（二家詩鈔）其（邵長蘅）所選新城王士禎、商丘宋犖之詩也。是時士禎為刑部尚書，犖為蘇州巡撫。而長蘅實長洲人，又犖之門客。趙執信見之，有違言。故士禎寄犖詩有『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當日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之句。蓋言己為揚州推官之日，犖為黃州通判之日，已同以詩名。初不以致位通顯始並稱也，然長蘅實不自遠嫌，致干物議。至今論者不允，殆亦有由矣。」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趙秋谷不滿意王漁洋之論詩」一條云：「漁洋晚年寄宋商丘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為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遊吳中，屢語人曰：『邇日論詩，

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丘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康祺按：商丘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鏗薄。」又，清代名人軼事「王漁洋寄宋商丘」一條即全抄陳康祺此文。又，淵雷書來告事解方治南華經「塞雪邊塵積鬢斑，居然樂府唱刀環」用漁洋和徐健廠宮贊喜吳漢槎入關之作領聯「萬古窮荒生馬角，幾人樂府唱刀環」句。又，錢鍾書談藝錄小引云「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嬋娟子』也。」人多有不解「昭代嬋娟子」作何意者，實則此出自王漁洋題迪功集首聯，其詩前四句云：「昭代嬋娟子，徐卿雅好文。稱詩如典午，談藝似參軍。」徐禎卿沈淪下僚，曾任迪功郎，故以名其集。「談藝似參軍」云云，徐著有談藝錄。錢以自作與徐同名，自謙不敢自比徐禎卿。又，「昭代」云云，翁方綱石洲詩話云：「漁洋有題徐迪功集詩，其首句今刊本云：『昭代嬋娟子。』昔在館下校其集至此，紀曉嵐云：『『昭』字應是『往』字之誤。』予無以應之。其後予視學山東，得見漁洋此詩手草，首句云『絕代嬋娟子』，乃豁然明白。蓋因其紙昏，左『糸』旁僅有一二橫，觀者誤以為『日』旁，右『色』下半不明白，誤以為『召』字，遂誤刊作『昭代。』所關匪淺，亟致書曉嵐俾改正之。附記於此。」默存翁談藝錄於王漁洋多致不滿，不意迺數於其集中作賊，亦可怪也！

書 笥

鹽都徐晉如胡馬

與張庚鑫

庚鑫吾兄有道：弟以養疴北旋，吟興都廢。不意中夜得讀近作，「寒雨飛煙」句令人頓生塵外之想。弟前言女郎詩者，聊相戲耳。惟尊作於七言絕句終不當行。茲略陳鄙見，用呈吾兄。七絕自古即有易學難精之說。泚齋師云：「七絕易學難精，古賢是嘆。司空表聖云：『絕句之作，本於詣極。』非有別才者不能為之。試觀歷代詩家別集，或有長篇古風，陽開陰闔，氣勢恢弘者；或有五七言律，揆藻摛辭，工緻妥貼者，皆不失為合作。然求其二十八字絕佳者，每不可得。何也？蓋古詩可以學問閱歷養之，律詩可以工力詞采足之，而七絕則純乎天籟，不容假借也。每有民間婦人小子，信口而歌，七言四句，自然成韻。而魁士鴻儒，竟不能道其片言隻字者。噫！七言絕句殆真詩人獨擅之體，烏得不謂之最尊者乎？」（歷代七絕精華序）七絕惟唐人最工，然太白龍標亦何嘗求其工耶？後世豈乏挺出之才，而七絕終不能詣乎唐人高致者，豈以開元之世，不見於後歟？抑宋元明清，國人心靈日增桎梏乎？今世何世，何敢望盛唐氣象！余以為今之作詩，當求人籟，不必更求天籟。七絕唐以後欲求其合作，惟漁洋與定庵。漁洋人籟而

似天籟，定庵則瘦硬通神，人籟之極致也。定庵七絕不可學，亦不必學，人能有定庵先知先覺之心，自然有其茂鬱清深之詩。漁洋七絕，實入門之正軌，後來之塗轍耳。再過露筋祠：「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學者讀此能悟入者，思過半矣。近世馮振有七言絕句作法舉隅一著，而已作不稱。則人工難假明矣。吾兄大才，倘能深味漁洋神韻之旨，自能豁然開通，不待弟之贅言也。惟弟所尤望者，吾兄由漁洋而進為定庵，此亦弟所望於嶺南詩詞研習社諸子者也。承教弟徐晉如乙酉秋杪宣南陋室

南嶽張庚鑫張七

與徐晉如

胡馬兄：兄言及作小令與長調之別在作者之學力，小令須自學力出。然也，然猶未道盡。所以然。密處不可插針，疏處可以跑馬，此長調之上者也。長調易制，以其易迂回呼應，穿插留白，用典，諸種手法轉遍，一篇仍有餘地。長調如書長卷，有綿綿之力者，筆法章法互掩互補，雖不善書亦能為之，中人可矣！然中人以下，力不能繼，雖窮心竭力，愈長愈見頹勢，不可強之。小令之佳者，以書類，其佳處有二：如榜書，隻字千鈞，似顏魯公；如尺牘，風流滿紙，似王右軍。此境非大手筆不能到。寥寥數字，了了章法，方寸間清空沈厚與婉轉細密，中人欲求其一而不能，上人或取其一端，惟上上人可以兼得，似譚公青門引：「人去闌幹靜，楊柳晚風初定。芳春此後莫

重來，一分春少，減卻一分病。離亭薄酒終須醒，落日羅衣冷。繞樓幾曲流水，不曾留得桃花影。」仿佛其境。小令以力勝者，收放自如，不能無俯仰；以神勝者，綿而不斷，不能無筋骨。作小令，有百感千愁於心，須點滴而出，似我輩初作，或恨不得一發而盡，能放不能收，不留餘力與讀者；或取捨不當致氣韻斷續，道則未盡，讀者欲聯想又不知從何而起。人云學詞自長調始，以小令終，良有以也；又云起學白石，再學稼軒清真，能者乃至五代北宋，其理一也。弟庚鑫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一日

彰化施議對

與彭玉平

玉平兄：十二月六日此間召開「古典詩歌研究與人文精神思考學術研討會」，亟盼一聚。想不到自由行後，還不能自由行。劉永濟研討會，知有共同路數，甚欣喜。拜讀尊作朱祖謀與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夢窗詞研究，更為欽佩。不但細緻入微，而且有大視野。從結穴做起，深入其「大本營」，必能登堂入室。以彊村為清代詞學之一大結穴，已有來歷。「大本營」借以說夢窗，有集大成之意，亦表示彊村實力之所在。未必妥當。我的兩位詞學導師，對夢窗有褒有貶。誠如大作所言，一位乃夢窗之隔世功臣，一位卻頗多微詞。拙作百年詞通論，依吳世昌先生所說，作了批評。而訓練項目一條，肯定夢窗之講究技法與聲律，卻啓發我從詞法上思

考問題。宋詞中清真之所謂集大成者，應該就是一種規範化。主要對樂曲創造而言。夢窗集大成，一切法度，皆極其能事。寶藏無數，有待挖掘。彊村於此，多所構造，不愧大宗師。尊作以輯佚、校勘、箋釋諸方面之具體事例，細加辨識，給以合理評價，合適定位，其用功處，皆體會有得之言，令彊村功業，更添光彩。夢窗而外，到東坡，再到宋詞三百首，彊村詞學，已具規模。對於尊作所標舉，以律校詞，我亦頗感興趣。彊村老人的理論與實踐，應予發揚光大。劉永濟說「水鄉尚寄旅」，謂改為「尚水鄉寄旅」，意思不變而聲律和諧，有一定道理，但為著與四段之「嘆鬢侵半苧」相合，卻須斟酌。萬樹揭示此義，並加以更改；彊村手校寫定本未從；黃季剛步韻作「祇今尚倦旅」，亦未從。應另有考慮。又，劉氏謂此句作「仄仄平上去」句式，恐有誤。依四聲，夢窗作「上平去去上」，季剛亦然。如照萬氏所說改，亦應作「去上平去上」。因手頭無劉著，乞代為查考。由下而上，嚮前追溯，有後來者的經驗作基礎，或者參照系，應比單刀直入，憑空勾畫來得穩當。將此當一個起點，或者突破口，進而展示陣容，必無往而不勝。上與下，尊作稱古典詞學與現代詞學，並以對於夢窗的態度，顯示其區別。一方有朱祖謀、夏承燾、吳梅、陳洵、楊鐵夫以及劉永濟諸氏；一方有王國維與胡適、胡雲翼。大致如此，我十分贊同。所謂轉型，這就是一個關鍵時刻。兩個方面，或者繼往，或者開來，都於此時一顯身手。邱世友先生詞論史論稿，從李清照論及王國維，計十四家。就古典詞學角度看，應到況周頤為止，王屬於現代。尊作論彊村，正好與況氏相輝映。一位律博士，一位廣大教主。以之殿後，古典詞學

也就有了自己的天地。我將王國維分別開來，以為另一大宗師，目的也在於強調轉型。這應當就是我們的會合處。尊作所述，頗見功力。於今學界，浮躁之風正熾，如此紮實之作，尤為難得。持之以恆，必有大成，願共勉之。此即頌撰安施議對拜上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常州彭玉平

答施議對先生書

議對先生講席：頃接手諭，無任感荷。先生治詞，名揚海內，而對晚學後生，獎掖如此，誠後學之大幸也。晚自一九九五年即開始關注夢窗詞，積累讀書筆記約七八萬字，去年歲尾，始草成此文。歷時不可謂不長，然困於才識，謬誤實多，擬暇日再作斟酌。晚致力晚清與民國詞學研究，為近數年之事。目前已涉及朱祖謀、端木埰、陳廷焯、葉恭綽等數人，作文十餘篇。大體計劃是先作部分個案研究，包括詞論、詞史、詞選、詞集刊刻等方面。待條件成熟，匯成一部專著。憶初讀先生詞與音樂關係之研究已是十多年前事，心追神想，以不能謀面為憾。今年武漢會議，始遂心願。此次澳門會議，本以為可再接清音，但政府辦事之程式，歷來如此，最終不能成行，實為憾事，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赴澳門嚮先生請益。此即頌著安！後學玉平頓首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編輯凡例

一、中山大學嶺南詩詞研習社，以傳承高貴之人文精神與高雅之審美情趣為宗旨，以修尚中國古典詩詞為要務。泊乙酉仲秋結社，半月一課，擬題賦詠。旬年之間，已得習作三百，適情率意，斟酌規摩，未嘗無奇思麗語；偶或蘭亭雅集，聯吟唱和，略有十數可觀；期間詩詞大賽，爭華競爽，又獲瑤篇若干；更無論常日之抒意，節慶之詠嘆。是以上自結社之初，迄至今年八月下澣，於千百篇中擇優編類，結集成刊，名之粵雅。此為第一期，刊期一年。

一、研習社以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網站為切磋平臺，是以所輯多源於此。中有初學擬作，亦有專家椽筆。措採社內師生佳作而外，亦徵集友鄰同道裨益後學之製。仍以詩詞及其研究為重，以近作為主。

一、作者有署網名而不願示諸真名者，適以網名署錄。關乎文意之名，或作者常用雅號，亦標注在側。

一、是編依文體分欄，惟詩社課、唱和、雅集及賽果例外，蓋因涵及詩詞二體，又自成系統，不宜散落。

一、除社課、唱和、雅集及賽果外，各欄作品依作者長幼排次。同年則按姓氏筆畫，先簡後繁。署錄網名者，置於末杪，依首字筆畫排序。

一、原社課習作已第甲乙，由師長點評。今擇優錄入，相應評語亦擇要附刊。一、凡社課與賽果重合者，後者祇存其目。

一、韻文以聲韻和諧為美，而詩社亦以格律規範為倡。所輯近體詩依平水韻，詞依詞林正韻。全不合製者，未予收入；些許不協處，多由編者附注說明，或據意改之。偶因才氣之肆，稱謂所困，不得已而為之者，格律有所不拘，存其原貌且不再加標注。尚有差錯，當為校對疏忽，誠以讀者指摘為盼。

粵雅 創刊號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出版

主管 中山大學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

主辦 嶺南詩詞研習社

資助 美國嶺南基金會 (Ingnan Foundation)

指導 吳承學

顧問 邱世友 黃天驥 陳永正

景蜀慧 張海鷗 彭玉平

社長 徐晉如

主編 陳慧

封面題簽 陳永正

封底印章 張庚鑫

封面設計 陳慧

編校 王衛星 任家賢 潘國欣 許紹鋒

助編 謝瑾 姚達兌

美編 李冠蘭 莫儀

通訊 中山大學南校區中文堂七〇一

郵編 五一〇二七五

通聯 謝瑾 韓嘯

本刊所有版權歸作者所有，如需轉載請與作者本人聯係。
內部資料 注意保存

粵雅長年面嚮校內外讀者徵稿，來稿請注明姓名、職業、所在單位及詳細通訊方式，投稿經採用者，可獲贈當期粵雅一冊。

電郵 Ingnanyueya@126.com 網址 <http://wx.syu.edu.cn>

嶺南詩詞研習社敬啟

